



陳 瑤 華

民國五十七年生

清大文學所碩士

現職／臺北市立師範師院講師

作品／編着「兒童美術教學講座」一書

希臘神話裡，年輕的天才雕塑家愛上了自己親手做成的美女雕像，並且以痴心打動了愛與美的女神維納斯，讓雕像有了生命，滿足了雕塑家愛情的願望。但這或者是詩人一廂情願的男性想像，現實的生活中有太多複雜的因素會破壞了這個單純完美的神話：佔有慾、嫉妒、不能平衡的情感收支乃至於第三者的介入，於是有了「雕情記」這樣柔和了西洋神話與唐人傳奇的故事。將時空設定在唐朝、意義卻深具時代性，並且增廣了想像的空間及思索的深度，人性的自私和慾望、藝術與真實的衝突、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命運與意志的因果關係……，這些錯綜難解的問題，就在這個以古喻今的寓言故事裡，展開瑰奇而具有無限可能性的辯證。

## 故事大綱

唐朝末年，荊州刺史之子杜弘之赴京趕考，一心求取功名並迎娶已定親的盧府千金榮歸故里，豈料消息傳來，荊州遭黃巢之禍，杜家上下無一倖免於難。勢利的盧家眼見杜家覆沒，非但不履行前約，反將杜送至以孤僻暴躁聞名的佛師清順處當雕刻學徒。清順為人暴躁粗魯，卻有藝術家獨到的天份與熱情，親手雕刻了一座絕美的天女像置於密室，且愛上了她，日夜祈禱希望上天賜她生命成為活生生的人，與自己相伴終老。杜因為好奇而意外發現順的秘密，並且在緊要關頭下奇蹟地使天女有了生命，一段糾纏不清的戀愛就此展開……

## 人物表

- 杜弘之** 二十歲，荊州刺史之子，容貌俊美，儀表出眾。性情率直熱情，具有賞鑒藝術的獨到眼光，然涉世未深，雖受良好的詩書教育，對現實人生卻時而感到懵懂迷惑，性格猶疑而無定性。
- 清 順** 四十歲，長安著名的佛像雕刻師傅，獨身，性情陰沈乖戾。對於美的事物有敏銳的直覺和天才的創造力，然而卻與他粗暴邋遢、令人生畏的外貌極不相符。
- 天 女** 妙齡的絕世美女。原為清順所雕刻，卻被點化成活人，心思純如嬰孩，卻有靈巧敏捷的領悟力。
- 盧世聲** 四十五歲，禮部侍郎，與杜父為結拜兄弟。庸懦無能卻慣於擺

官架子，勢利且易於見風轉舵。

王 氏 四十歲，盧世聲之妻。工於心計的優雅貴婦人。

李 俊 二十餘歲的浮滑少年，清順鄰居的藥店夥計。

玉 茗 杜弘之的僕人，十七歲。

長 昇 盧家老僕，五十歲。

伶人、僕婢、路人若干名

## 第一幕

### 第一場

景：盧家正廳

時：傍晚

人：杜弘之、玉茗、盧世聲、盧王氏、二家丁

- ▶悠緩的箏音中，幕啟。舞台中央是一座唐式風格的廳堂：一架床板大小的低矮座榻，放著寶藍色的織錦坐墊和一張烏木雕花的茶几。座榻後是一幅白衣觀音大士像，兩旁垂著一副行書對聯：「無相無形自在天」「有情有慾通達人」。字畫的後面懸著珠灰色紗簾，隱約透出纖細的竹籬和藤蘿在風中微微搖動的影子。座榻的右邊除了一架擺滿各色古玩珍奇的黃楊木櫥，還有一座半人高的木雕韋駝像，姿勢威猛慄悍，簪纓與衣帶颯然生動如在風中飄揚。
- ▶老家丁長昇領著杜弘之從左上，書僮玉茗挑著書篋和衣箱尾隨在後。杜弘之頭戴青幘，身穿玉色有雲頭紋飾的錦袍。手持一把檀

木作骨的摺扇，扇面狂草李白的「將進酒」，神態清朗，顧盼自若。

長昇：公子且在這廳裡稍候，待小的去稟報我家老爺。

杜弘之(作揖)：有勞大叔。

►長昇從右下。杜閒步環顧室內陳設。玉茗也放下箱子，學著杜弘之的模樣打量四周。

玉茗(搖頭)：咳！都說長安裡吃熊掌、住金屋，照我看來，這盧家的正廳這麼寒酸，連咱們家少爺的書房也比不上！

杜弘之：你這猴崽子懂什麼？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這屋子裡住的人品格高下，可不是光擺著夜光杯、貓兒眼就看得出來。

玉茗(拍前額作恍悟狀)：哦！我知道！「屋不在富，有女則美」，少爺您是這個意思是不是？

杜弘之(正起臉色)：少胡說！當心給人聽見了要笑話，你忘了出門時老爺跟你交待過什麼話來？

玉茗：哎！沒敢忘。小的天生就是嘴快，少爺您也知道。可是出門前夫人也交待過的，說少爺年紀輕，心眼兒又單純，要我多幫襯幾句，免得少爺在口頭上讓人佔了便宜去。

杜弘之：去！這一路上我哪一回鬥嘴贏得過你？不等外頭人來讓我吃虧，你倒先佔了我便宜。等這趟回了家，我告訴老爺和先生去，趁早打發你走了，讓我耳根子早些清靜。

玉茗(笑)：我的少爺，等這趟回去，你有了少奶奶，自然嫌玉茗在跟前礙事了。

杜弘之(蹬腳)：再瞎說，當心我翻臉了！

玉茗(慌忙)：別！小的閉嘴就是了。少爺息怒少爺息怒，您瞧這頭巾都給氣歪了。

▶玉茗趨前欲伸手為杜弘之整理頭巾，卻被杜一手打掉。杜親手扶正頭巾。玉茗在旁端詳，機伶地留意著杜的臉色。杜不理會茗，忽然被韋駝雕像吸引住目光，不由得走上前去細細賞鑒。

▶盧世聲從右上，穿著黑底織金的長袍，束著玉帶，頭戴一頂輕巧的紗帽，蓄著灰色美髯。他的模樣老成持重，步履沈穩，像個知書識禮的儒士，一對眼睛卻是十足的精明銳利。

▶盧見杜正沈迷在雕像上，渾然不覺自己站在他身後，輕咳了一聲。杜嚇了一跳，急轉過身來。

杜弘之(拱手作揖)：世伯。

盧世聲(上下打量著杜，捻鬚微笑)：咦？該改口叫泰山大人了吧？

▶杜羞澀不知如何接口。

盧世聲：這些年不見，越發一表人才、堂堂出眾了。令尊令堂可好？我聽說杜世兄這些年在荊州造橋鋪路，開倉賑災，不但很得人望，連京城也時有耳聞哩！

杜弘之(作揖)：託世伯福，家父只是盡心盡力造福鄉人而已。弘之這回進京趕考，還奉父命帶來幾樣家鄉土產，家父說世伯前幾年到我們無錫老家去，嚐了這些野味還一直念念不忘，就怕世伯嫌這禮太過粗陋。

▶玉茗敏捷地從衣箱上解開繩子，取下兩個木匣，捧到盧面前。

盧世聲：唉呀！大老遠的來這一趟，何必這麼客套？(檢視盒內，浮出會心笑容)真是難為了杜世兄，這麼多年了，他還記得我愛吃醃菜和

魚乾。

▶長昇從右上奉茶，盧命家丁將木匣收起，昇攜匣下。盧讓杜上榻，兩人對坐喝茶。

盧世聲(回憶)：都過了這麼多年了……怕有二十年了吧？那時候我的年紀也不過比你現在大一點，和令尊同榜進士。同年中就數我和令尊最投契，所以那年秋天他來了封信，邀我到洞庭湖去過中秋，那年我正在滁州老家閒居無事，讀了信立刻收了衣箱，買船直下江陵。哈哈！那時候真是年輕，做什麼事都不用考慮太多，現在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盧微笑著陷入沈思，似乎記起了許多年少輕狂的往事。忽然又猛醒過來。

盧世聲：哎！你這一路來辛苦了吧？聽說有反賊沿著長江燒殺擄掠，你們路上沒遇上逆賊盜匪罷？

杜弘之：託世伯福，這一路上平安無事，只不過在鄂州一帶遇過一夥山賊要上船來搶，幸好船家手腳俐落，才沒教賊人得逞。

玉茗(插嘴)：盧老爺不知道，這一路上我們碰見的事可多了！光天化日之下，走在城裡也有人提刀搶銀子，有一晚我們宿在客棧裡，不是也有人喊說王仙芝帶了三萬大軍在幾里外的村子殺人嗎？……

杜弘之(沈下臉喝斥)：不許多嘴！

▶玉茗伸伸舌頭住了嘴。盧搖頭感慨。

盧世聲：真沒想到，這些年流民反賊愈加猖狂了，恐怕……(忽然警覺地住嘴不說。睜見杜並未發現任何異狀，故意長歎一聲作結)

杜弘之(天真而樂觀)：依愚姪看來，這些反賊多半是烏合之眾，單只是

為了蝗災欠收，不得已才淪入綠林，打劫為生。想必不會為禍太久。

盧世聲(領首)：但願真如你所說的才好。舟車勞頓，想必你們也都累了吧？我已經吩咐收拾了一間廂房，讓長昇來帶你們先去安歇梳洗一番。

杜弘之(推辭)：怎敢驚動府上？愚姪離鄉背景，住慣了客棧旅店，世伯實在不必……

盧世聲：正因為離鄉背景，到了長安城還不住在我這兒就更說不過去了，更何況咱們早就是一家人了，還客氣什麼？再說客棧那樣的地方多的是閒雜人等，哪由得你靜下心來唸書？(向右後喚)長昇！

▶長昇上

盧：帶杜少爺到東廂房安歇。(向杜)需要什麼，儘管吩咐長昇就是了。別拘束。

杜：多謝世伯！(見盧皺眉，醒悟)不，多謝岳父大人。

▶杜、茗、家丁自右下。盧繞室徘徊，若有所思。盧王氏穿珠戴翠從左上。

王氏(喜形於色)：聽說杜家少爺來了？怎麼樣？你看那孩子如何？

盧：急什麼？三年前下的聘，跑得了嗎？倒是我擔心，這賊人在江淮鬧得越來越不成話，我怕萬一……

王氏(打斷)：怕什麼？總之也打不到長安城裡來。我說，婷兒和杜家少爺的事得趕緊張羅起來了，一等科考結束放榜出來，要是杜家那孩子中了進士，正好雙喜臨門。



盧世聲(笑)：沒見過妳這麼心急的丈母娘，再說這考場勝敗難料，要是杜家這孩子落了榜，妳打算不讓婷兒出嫁了嗎？

王氏(嗔視)：呸！烏鴉嘴！我聽說杜家少爺不但相貌好，又飽讀詩書、知文識禮的，……

盧世聲(調侃)：咦！又不是選妃，看相貌作什麼？

王氏(不理會盧的玩笑)：現放著你這個在朝裡當官的丈人，你去打聽今年誰當主考官，在他跟前多美言幾句。這孩子相貌聰明，就算今年不中個探花，明年也至少掄下榜眼。再說他有家世有門第，這樣出色的親家在長安也難找，更何況咱們兩家交情作不是一兩天了……

盧世聲(不耐煩)：好了好了，這些事妳做主得了。

王氏：可不是？嫁個女兒要花多少工夫操多少心？你那裡懂得？(盤算)趕明兒叫和春坊的張師傅帶些花樣布料來……

►王欲從右下，卻瞥見韋駝像。

王氏：喲！這東西我不是叫長昇搬到廂房裡去了麼？儘放在這地方礙事擋路。來人哪！

盧世聲：是我叫他擱這兒的，妳看這光溜溜沒顏落色的木頭能送進宮裡嗎？明天清順師傅會派人來搬回去。

王氏(冷笑)：他還派得出人來嗎？我聽說這佛像師傅脾氣大得很，好些個徒弟全被他打得鼻青臉腫逃了出來。

盧世聲：這清順雕神像出了名，連皇上也指定要他的東西，哼，不過是大字不識一個的木匠，現在連我們這些穿紅袍的官也看不起。那天我派人去跟他說要給這神像上顏色，妳知道他怎麼說？說我庸

俗！喝，這老粗哪裡懂得什麼是雅什麼是俗？把派去的人給轟了出來。後來我又吩咐長昇去告訴他，要是不給這木頭畫上顏色，他連一吊錢也別想拿到。他這才慌了，答應明天叫畫坊裡的人來拿回去給塗上了色再送過來。庸俗？只要一提到錢，你看他還敢不敢提這兩個字？這班人，只要名字讓皇上提過一兩回，個個就像鍍了金似的，碰都碰不得。

王氏(厭倦)：提過一兩回倒也好，要是讓皇上天天見著卻叫不出名字來，還真不知道是為誰辛苦為誰忙呢！(轉身入內)我去看看婷兒。

▶ 盧被王的話所激怒，卻只能怒視著王的背影。幕落。

## 第二場

景：同前場

時：日

人：杜弘之、玉茗、盧世聲、二家丁

▶ 杜從右上，穿著一身素淨的藍綢便袍，頭戴襖巾，手上挾著一卷書負手而行，口中吟誦有詞。

▶ 忽有清脆的琵琶聲從紗簾後揚起，悠然如訴。

▶ 杜不覺被琴音吸引，停止背誦，躡手躡腳地往紗簾走去想一探究竟。

▶ 茗從左上，看見杜行止可疑，便也跟在後頭探看。

▶ 杜查覺身後有人，倏然轉身，卻與茗撞個滿懷，兩人都吃了一驚。

玉茗(拍胸脯)：哎喲！把我魂都給嚇出來啦！少爺！

杜弘之(正色)：鬼鬼祟祟的幹什麼？回來了也不叫一聲。

玉茗(嘻皮笑臉)：我看少爺正忙著，不敢打擾。少爺丟了什麼，可要小的幫少爺找找？

杜弘之(回身走到大廳中央，掩飾)：掉了什麼？我只不過看看園子裡的景緻，這幾枝竹子倒是挺有畫意。

玉茗(掀起簾子張望)：這小的倒看不出來。不過我看見遠遠的樓上有個姑娘在彈琵琶哩！

杜弘之(焦急湊上前去)：在哪裡？也讓我看看？

▶ 玉茗掩上簾子擋住杜的視線，琵琶曲歇。

玉茗：人早走啦！

杜弘之：你看清楚了沒有？那姑娘長得什麼樣子？

玉茗：隔得大老遠的怎麼看得清楚？(猜中杜的心思)少爺，您就安心準備考試吧！等到中了狀元，娶了盧家小姐回家去，還怕看不夠嗎？

杜弘之：說話老沒個正經！你哪裡曉得我想什麼？就怕這盧家小姐是個麻子，娶了回去可不是天天受罪？所以得趁這個機會看仔細呀！

玉茗：要是長得難看，少爺打算稟報老爺說不成親了嗎？

▶ 杜為之語塞。

玉茗：少爺別怪小的多嘴。平常小的和少爺一道聽先生講經，說什麼「娶妻娶德」，少爺怎麼就忘了？再說少爺和盧家這門親事也訂了幾年，兩個老爺又有交情，要是退了親，可不壞了老爺的名聲？所以我說，既然退不了婚，又看不清盧家小姐的長相，少爺還是安

心讀書要緊。搞不好這盧家小姐是個美人哩！

杜弘之(心情沈重)：你說得倒容易！反正娶的人不是你。

家丁(O.S.)：不得了了！老爺……

▶家丁匆忙從左上，神色張惶。見到杜時怔了一下，草草作揖招呼，又奔跑從右下。

玉茗(切齒)：好無禮的奴才！見了姑老爺也當見了鬼似的。

杜弘之(訥悶)：奇怪！出了什麼事？

▶長昇失魂落魄奔入，見了杜弘之便斂手停下腳步。

長昇：杜少爺。

杜弘之：怎麼？外頭發生了什麼事？瞧你們個個緊張成這樣。

長昇(躊躇)：是……街上傳了消息，說是反賊黃巢作亂，荊州失守……

▶杜與茗皆大驚失色。盧急步從右上。

盧世聲(氣急敗壞)：消息從哪傳來的？不會是你們這些奴才跟著亂賊造謠起鬨的罷？

長昇(惶恐)：不敢！小的這兒有剛從街上抄來的官報。

▶長昇從袖中取出一張寫了告示的紙，盧急忙搶去細讀。

盧世聲(聲音顫抖唸公告)：……黃巢亂黨擾民為災，黨人尙讓於丙辰日圍攻江陵，全城震恐，圍城五日，江陵守將劉漢宏監守自盜，大掠江陵，誅滅荊州刺史杜雲興一族，盡掠府中財寶奴僕，懸杜雲興首級於城門以示眾……

▶杜失神跌坐於榻上，茗掩面失聲而泣。

玉茗(嗚咽)：天哪！我們老爺……

▶盧回頭注視著杜，似乎想趨前安慰，但終於止步未行。幕急落。

## 第三場

景：同前場

時：一個月後某夜

人：杜弘之、盧世聲、王氏、玉茗

▶杜、盧對坐在榻上煮茶。杜穿著重孝，舉止凝重，為盧添水換杯，十分周到有禮。盧觀察著杜的舉動，沈思無語。

盧世聲：……遇到了這樣的禍事，不能安心考試也是人之常情，用不著太在意了。反正你還年輕，來日方長。

杜弘之(長歎)：弘之現在真正是進退兩難了，名落孫山，家鄉淪陷，又不能回去親手埋葬父母……

盧世聲(安慰)：別操心這些了，有世伯在，往後的日子自然要替你安排，才不枉我跟杜世兄朋友一場。

▶杜聽見盧自稱世伯，詫異地抬起頭來。

盧世聲(泰然自若地繼續)：……當然你現在重孝在身，恐怕不方便在這時候提起，不過我想，或許成親的事得緩個幾年再說。可是女孩子……禁不起這一耽擱，我怕……

▶杜慢慢變了臉色。

杜弘之(強笑)：我明白世伯的意思了，凶門餘孤，本來就配不上高門千金。若是世伯想退婚，我也絕無二話。

盧世聲(揚手作出阻止的姿態)：別這麼衝動，我不是這個意思，這樣一來我怎麼對得起杜世兄的託付？我不過是說，婚事暫緩兩年，你

看看是在這裡住下繼續準備明年的考試呢？或者你有別的打算，我都可以替你安排。你看怎麼樣？

杜弘之(霍然起身)：我想，在世伯府上也打擾了不少時日，往後的日子，我自己想辦法，不勞世伯費心了。時候不早了，世伯請早點休息，恕晚輩先告退了。

▶杜臉上帶著羞憤之色，匆忙從右下。盧想出聲阻止他，卻只是虛作個手勢便頹然而廢。王從左上，似乎聽見了方才的談話，往杜離開的方向張望，再走向盧。

王氏(查看火爐)：怎麼？這火都熄了，我再叫他們來換盆新的。

盧世聲(阻止)：算了，今天晚上喝夠了，沒想到這孩子脾氣還挺拗的。

王氏：幸好還沒把婷兒嫁過去，不然今天咱們就該給牽連上了。

盧世聲(長歎)：這是為了女兒著想，可是心裡總覺得對杜兄過意不去……

王氏(冷笑)：人都死了，他也怪不到你頭上。再說你就算守信把婷兒嫁給他，這個女婿也沒個功名，又是嬌生慣養的少爺，還得靠我們養哩！我說你不如趁現在心狠一點，替他找個地方安置下來，有得吃住就算是仁至義盡了，往後咱們互不拖欠。

盧世聲：說得簡單，要退婚，好歹也把當年杜家的聘禮退給人家。那對龍鳳古玉瓶，還有那一箱海南明珠……

王氏(醒悟)：哎！我怎麼忘了？那些東西都拿了出去，現在可怎麼還給人家？……(轉念一笑)有了！杜家的人都沒了，想必當年送的什麼聘禮，杜家的少爺也未必知道。再說他現在要那些古董珠寶做什麼？還不是去換錢買吃的穿的。不如這樣吧，咱們多拿些錢找

個肯收留他的舖子，管吃管穿，或者再讓他當學徒謀個事做，總比一輩子讀書出不了頭強得多。

盧世聲(搖頭)：堂堂刺史家的公子到長安來學手藝餬口，這未免太有失身份了。要是話傳出去，別人不更要說我是無情無義的人了？

王氏(不以為然)：他不過是從荊州來的外地人，在長安城裡能認識什麼人？再說這種是非也只有女人說得出口，咱們把他送到個沒有女人的舖子，最好這舖子師傅又少和別人來往，不就落不下什麼話柄了？

盧世聲(點頭尋思)：話是不錯，可是上哪兒去找這樣的舖子？

▶ 家丁從左入。

家丁：老爺，畫坊的江師傅親自把那尊上色的神像送來了，是不是讓他進來？

盧世聲：請他進來吧。就把東西擱在前頭，我待會兒出去見他。

▶ 家丁出。王心生一計。

王氏(笑)：才說呢，這不是現成有個最合適的人選嗎？怎麼就把他給忘了。

盧世聲(糊塗)：誰啊？

王氏：噯呀！還能有誰？就是佛像師傅清順哪！都四十好幾了，連個老婆也沒有，聽說他還是出了名的討厭女人哩！再說他前陣子請的那個新徒弟又跑回鄉下去了，現在正缺人手，他那脾氣又古怪，跟誰都不來往，從他那裡傳得出什麼話嗎？我看，你就派長昇去清順師傅那裡，把話說得好聽點，多送點銀子棉袍過去，杜家那孩子能有什麼話說？

盧世聲(拊掌而笑)：不愧是我大賢大德的夫人！天下能有多少難事，在妳手上都跟穿繡花針一樣容易。看來以後我得向妳這個軍師請教才是！

王氏(得意)：可不是？不然你以為你這頂烏紗帽能像現在這麼安穩的戴著？不說這些了，我聽說兵部尚書崔大人最小的兒子今年十七歲，還沒訂親……

盧世聲(皺眉)：過些日子再說吧，急什麼？

王氏(微愠)：不急？女孩子能拖多少日子？早晚得有個婆家，不趁這時候訂還等到那一年？

盧世聲(敷衍)：依妳，全依妳！時候不早了，明天我還得上早朝呢！我的夫人。

王氏：哼！這件事我是管定了，等你？我還不如等菩薩親自下凡來作媒哩！

▶ 王甩脫盧手逕自往左下。盧跟出。

▶ 茗從簾後悄悄現身。似想追上去與盧理論，卻又止步。

玉茗(自語)：沒想到少爺的運氣這麼壞，給人坑了還不知道呢！……(繞室苦思)我玉茗算什麼東西？不過是個奴才罷了。我就算替少爺爭一口氣，又有什麼好處？像盧老爺這樣當官的可不是好惹的……(打了個寒顫)不行，往後的日子還長著呢，我還是先替自己打算打算吧！那天我聽他們家的長昇大叔說，這裡的少爺還缺個當差的，也許明天我去同大叔說說看……(回身看見菩薩像，趕緊唸聲佛)菩薩保佑，不是我玉茗見風轉舵，不忠不義，撇下少爺不管，只是……少爺現在也自身難保了，我怎麼好再拖累他？(又繞室苦



思，終於下定決心)成啦！就這麼辦，明兒一早，我就去找長昇大叔商量去。

▶茗輕快地哼著小調，從左下。幕緩落。第一幕終。

## 第二幕

### 第一場

景：清順雕坊，右邊有一道象徵性的柴枝搭就的門，門外有一株柳樹。裡面散亂地放著四五座雕好的神像、粗大的木塊和鋸子、刀斧等工具，壁上貼著幾張神像草圖，前方有個大型的工作檯，堆著筆墨紙張，旁邊是一張木色斑駁的餐桌和條凳，桌上後方有一口灶和一具木櫥，散亂疊放幾個鍋碗瓢盆，滿地的木屑刨花，左方有棟獨立的小屋，門扉深鎖。唯一的窗子穿過藍布簾透出幽微的燈光。

時：日

人：杜弘之、長昇、清順

▶幕啟，雕坊寂然無聲。長昇擔著書篋和衣箱領著杜從右上。杜神情索然，仍舊穿著藍布袍，卻已不再有往常意氣風發的神態。

長昇(抬頭望)：就是這裡了，杜少爺。(放下箱篋往四下搜尋)咦？師傅呢？(喊)師傅！清順師傅嘍！

杜弘之(皺眉)：好骯髒的地方！

長昇(安慰)：少爺住慣了深宅大院的，自然要嫌這種破地方骯髒。不過

少爺暫且忍耐一陣子，等到明年金榜題名了，那時還愁沒有金屋高樓好住？

杜弘之(冷笑)：在這種地方還能讀書？大叔你把這話省下來去和玉茗那忘恩負義的狗奴才說吧，他也跟我讀過幾年論語左傳的，你少讓他幹點活，明年讓他跟你家少爺一塊上考場去，或許他還能攀個秀才哩！

長昇(尷尬陪笑)：杜少爺說笑了，我們做奴才的那配和主子們相提並論，再說我們府裡頭人多嘴雜，恐怕也比不上清順師傅這裡清靜。師傅脾氣是大了點，可是人呢也還算個好人，您瞧瞧他刻的這些個菩薩佛陀的，哪個不是慈眉善目？人家說這相由心生，這師傅的為人就從他這刀工就看得出來……

(O.S.低沈暴怒的男人吼聲)：吵死了！哪個狗崽子在外頭喳呼個沒完？

►清順從門裡走出來，身材精瘦結實，年約四十，一頭摻著銀絲的亂髮和絡腮鬍，身上一襲灰色髒污的粗布衣，腰間用麻繩胡亂捆著一把鑿刀，手中提個酒葫蘆，眼中射出炯炯寒光，右頰上有一道紅色的鮮明刀疤，不友善地打量著兩個不速之客。兩人都被他的出現嚇了一跳。

長昇(恐懼地陪笑作揖)：嘍，打攪您了，師傅。我是盧侍郎派來的，就是昨兒跟您提過，給你薦了個新房客來……

清順(不客氣地上下打量杜)：我要的是個能扛傢伙的徒弟，不是什麼光吃不幹活的房客，誰叫你給我帶個軟腳書生來？

►昇拉著杜上前，杜掙扎著甩開

長昇(努力作出和顏悅色的樣子)：喲！師傅您瞧瞧，連我都拉不住這年

輕人，可別看他斯斯文文的樣子，力氣可大了……

杜弘之(傲慢地看著順)：怎麼？你以為我希罕待在你這破地方？

清順(冷淡)：不希罕就請回吧！順便連那些個銀子都給我拿回去！

杜弘之(錯愕)：什麼銀子？

▶昇見情況不妙，急得抓耳撓腮。

長昇(打圓場)：哪！住人家吃人家的，總得付點房錢，住客棧都是這規矩了，更何況師傅這兒又跟尋常客棧不能打比。這樣吧！師傅，就照我們昨天說定的，我把這位杜少……呃，留在您這兒，其它的事兒你們再慢慢商量，我這還得替我們老爺上韋大人府裡送個信呢，誤了事我這老骨頭可是擔待不起的。

▶將杜拉到一邊

長昇(低聲囑咐)：杜少爺，你就暫且委屈一點。我一個底下人，做不了主的。

杜弘之(發怒)：這是什麼話？我好歹也是詩禮人家的子弟，這樣隨隨便便的退了親打發我走，我杜弘之哪裡由得你們擺佈？

長昇：這些事都是老爺吩咐的，奴才哪裡懂得這些？說句老實話，少爺可別怪我長昇倚老賣老，這也是為少爺長遠打算：就算少爺拿回這些銀子來，在客棧裡住下，京城裡吃喝穿用哪樣不要錢？不上一年也就花完了。少爺年紀還輕，現在又沒了本家當靠山，往後日子還長著呢，難道要上街去要飯去？

▶杜彷彿被昇點醒，眼前似乎出現了自己流落街頭討飯的光景，不由得面有懼色。

長昇(注意到杜內心動搖，繼續)：再說，我家老爺也是一番好意替少爺

盤算，您別看這佛像師傅粗魯骯髒，他可是皇上跟前的紅人哩！長安城裡誰不知道，要蓋廟供奉菩薩，找清順師傅準錯不了，您沒見觀國寺裡他刻的不動明王像，哎呀！簡直跟活的一樣，張牙舞爪，一雙眼睛會把娃兒嚇得半夜哭醒過來，使的那把劍、手上提的粗繩，怕連最神勇大將軍見了也要倒退三步……。杜少爺您就聽我這一句準沒錯，好好跟著師傅，所謂名師出高徒，過個三五年出師了，說不準皇上還要召見你進宮去，您想想，就連那些新科進士一輩子也不見得有這種風光咧！

► 杜似乎被昇說服，默然沈思。

► 順一直不理會這兩人，逕自叮叮噹噹地敲著一個半成品的木頭。

► 杜再次巡視著工作場裡，又注目著順的工作，旋即被角落裡幾個已完成的雕像吸引住。

► 昇一直在旁注意著杜的臉色轉變。

杜弘之(沈默許久，歎息)：要不是真的山窮水盡，我杜弘之怎會落到這下場？也許是我命該如此吧！(對昇)你回去吧！也替我轉告你們老爺，他欠我們杜家的不光是這筆債，只要我還有一口氣，總有一天我會要回來的。

長昇(鬆了口氣)：那奴才這就告辭了。杜少爺您自己多保重。

► 昇從右下。杜走近前去鑒賞那些雕像，卻被順大聲喝住。

清順：不准動！我答應讓你留在這裡了嗎？(抬頭尋找)老傢伙呢？怎麼溜了？

杜弘之：他辦完事，走了。

清順：那你還留在這裡幹嘛？你走吧！我這兒養不起光吃不做的小白

臉。

▶ 順繼續埋首工作。杜籌畫著怎才能引起清順的注意。

杜弘之(仰天長歎)：想不到我杜弘之出身荊州世家，卻被那賊人燒殺擄掠，家破人亡。如今弘之舉目無親，又流落異鄉，前途茫茫，菩薩若真能顯靈，定能指引弘迷津。

▶ 杜上前向觀音膜拜。順毫不理會。

杜弘之(心生一計，重重歎息)：可惜！可惜！這尊觀音形像俱足，就是少了如來莊嚴的氣韻。可惜了這塊上等檀木。

▶ 順果然抬起頭來，皺眉看杜。

杜弘之(有些心虛，但仍然故作從容的批評)：維摩經上說：「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這尊觀音怎麼看都少了一點悲憫人間的意味，怕是雕刻的師傅少了慈悲心腸。

▶ 順依然不為所動，置若罔聞，繼續工作。

杜弘之(孤注一擲)：不但是少了慈悲心腸，怕的是雕刻佛像的人業障太重，「是身如焰，愛渴慾生」，這觀音的嘴角下垂，唇稜豐厚，分明還有留戀俗慾的意味，恐怕是雕刻的人心中慾念未盡……

▶ 順瞬時怔住，衝上來扯住杜的衣領。

清順(暴怒)：你算什麼東西？也配和我講經！（舉起刀子在杜面前恫嚇）我最討厭像你這種滿口廢話的書呆子！你給我聽清楚了：老子是京城裡第一佛師，輪不著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這在裡大放狗屁！我不管姓盧的給了我幾座金山銀坑要我收容你，我這個屋子裡供不起你這尊文殊菩薩，把你的舖蓋收了，趁早給我夾著尾巴滾出去！

▶ 順提起腳來踹開杜的書篋，卻從裡頭滾落出一卷畫軸。畫舒卷開來，是一幅楚楚動人的仕女像。順被畫中的美女吸引住，不由得拾起畫來仔細端詳。杜收拾書篋，黯然準備離去。

清順(喝住杜)：慢著！

▶ 杜面帶迷惑地看著順。

清順：這幅畫……是誰畫的？

杜弘之：我畫的。

清順(詫異)：你畫的？(深覺不可思議地打量杜，又低頭去審視畫)好……，看不出來你這書呆子倒還有點本事。畫的是誰？

杜弘之：並沒有照著什麼人的樣子去畫。不過是看過幾幅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和「洛神賦圖」，心神嚮往，再觀察家中姊妹的神態依樣畫了出來。

清順：你家裡的姊妹都嫁人了？

杜弘之(神色憂戚)：不！她們全在荊州，被黃巢那夥亂賊給殺死了。

▶ 順點頭不語，苦有所思。又再看看杜。

清順(指著右方角落)：晚上你就在那裡找個地方睡。這裡的東西，不管是一片木屑、一把鋸子，沒我的命令，碰都不准碰一下，聽清楚了？

杜弘之(春出望外)：那麼……師傅是打算收我為徒了？

清順(冷笑)：像你這種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書呆子也配？要不是看你還能畫幾筆像樣的東西，我早把你轟到城根子底下去讓大雪凍死了。

杜弘之(撲地跪拜)：師傅在上，請受小徒一拜。

清順(不耐煩揮手)：把你那套假正經的沒用的玩意兒給我收起來。還有，我這裡養不起光吃不做的閒漢，你最好把那張狗嘴給我閉緊一點，叫你三更天裡去給我打酒，你就是光著屁股也得給我出門去，明白了罷？

杜弘之(惶恐)：是。弟子明白了。

清順(滿意)：好。我看你這小子還挺伶俐，就不知道灶上工夫怎麼樣。這樣罷，你到西大街去給我打兩斤白乾，再到王二麻子的舖子裡去買三斤上好的牛肉來，回來給我下碗麵。我從昨晚到現在都還沒吃過像樣的一頓哩！

杜弘之(面有難色)：這個……所謂「君子遠庖廚」，弟子對於刀俎之事恐怕是外行……

清順(先是面有怒色，繼而冷笑)：我這塊地方容不下君子，你是君子？好，你就收了東西給我滾出這個門去。

杜弘之(慌忙答應)：哎哎！小徒遵命就是。

▶ 杜急轉身欲從左下，又躊躇停下腳步，為難地看看自己，又看著順。

清順：怎麼？穿了這身好衣服，怕被薰壞了？

杜弘之(猶豫)：不是的……弟子……實不相瞞，弟子……弟子身上連一吊錢也沒有……

▶ 順先是一怔，繼而拍手大笑，聲如雷鳴，杜大為吃驚。

清順(笑岔了氣，激烈地咳嗽起來)：咳咳……，想不到你這個君子也有落難的一天！(指著杜的衣箱)當了你這一箱綾羅綢緞，還怕挨不過這頓飯嗎？哈哈！你們這些整天只曉得子曰詩云的軟腳書生，

一碰上鍋碗瓢盆，原來全沒半點用處！（從腰帶裡摸出幾塊碎銀，往杜身上擲去）拿去吧！

▶杜躊躇了一下，勉強彎腰到地上去撿。順冷不防飛起一腳踹杜，杜往前撲倒在地。

清順（見狀狂笑）：哈哈！好個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君子！我倒要看看你的腰桿能有多直！原來也禁不起老子一腳！

▶杜滿面羞憤，幾乎要跳起來反擊。卻又勉強克制住了，忍氣吞聲地跪在地上收拾起散了一地的碎銀。

杜弘之（站起身，竭力裝作若無其事）：那麼我這就出去替您打酒。

▶順置若罔聞，杜把銀子揣在懷中，暗暗搖頭歎了口氣，從左下。順抬頭望著杜的背影，臉上慢慢浮出詭秘而得意的微笑。燈暗。

## 第二場

景：同前

時：數月後，日

人：杜弘之、李俊、清順

▶燈亮。杜穿著上了補釘的藍布衣，一付學徒打扮，獨自在雕坊裡，倚在工作檯邊入神地讀書，且搖頭晃腦地不出聲誦念。時而警戒地抬起頭來傾聽門外的動靜，聽見外頭依舊寂然無聲，才又放膽繼續讀書。李俊穿著短布衣，舉止輕佻，走路時三步兩跳，吹著響亮好聽的口哨，神情愉快，挾著一大包藥材從左上，經過雕坊門口，卻又折了回來，先探頭從半掩的門扉裡偷偷張望，看見杜



獨自一人，再從容扣門。杜被敲門聲嚇了一跳，連忙把書塞進角落的書篋裡，迅速抓起工作檯上鉋刀在一塊原木上胡亂刨了幾下。

杜弘之(聲音抖顫且結巴)：誰……誰呀？

李俊(敲門)：清順師傅在家嗎？我是養榮堂的夥計李俊。

杜弘之(鬆了口氣，走上前來開門)：師傅不在家。有什麼事嗎？

▶ 李俊大搖大擺地走進去，四下打量。又把杜從頭到腳看了一遍。

李俊(不客氣)：師傅不在？那你又是誰？從前沒在這兒見過你啊！

杜弘之(同樣不客氣地打量俊)：我才剛到這裡沒多久，我也沒見過你啊！

李俊(噗嗤一笑)：喲！看下出來你這小子架子也挺大的。我問你，怎麼你師傅前腳才溜出門去，你就摸起魚來了？等會兒你師傅回來了，你看我敢不敢告你的密！

杜弘之(怔了一下，惶急求告)：這可不成！我師傅發起火來可是會把我掃地出門的。這位大哥你行行好，可千萬別跟我師傅說……

李俊(面有得色)：怕了？要我不告訴他也行。剛才你在看什麼妙玩意兒，看得那麼入神？你得讓我瞧瞧。

杜弘之(迴避，虛虛一笑)：那有什麼？你不會有興趣的。

李俊(威嚇)：你在我李俊面前搗蛋？我看你真是新來的，我「千里眼」這個渾名是讓人白叫的？什麼芝麻綠豆大的小事能逃得過我這雙眼睛？趁早給我拿來瞧瞧，不然……

▶ 杜躊躇無策，只得從書篋裡把那本書拿出來給俊看。

杜弘之：你看吧！不過是春秋公羊傳。

►李把書搶在手上翻了幾翻，其覺失望，又擲還給杜。

李俊：呸！什麼公羊母羊！我還當是春宮畫哩！這種鬼畫符的玩意兒虧你還看得那麼入迷。

杜弘之(疑惑)：什麼春宮畫？

李俊：連這個你也不懂？哎呀！那可是個寶貝東西呢！可好看了，改天哥哥我帶你去見識見識……喲！扯了大半天，我連你姓什麼叫什麼都不知道。

杜弘之：敝姓杜，字弘之，單名一個字字，……

李俊(不耐煩)：哎呀！講個名字也那麼麻煩！哪像我，就叫李俊！一點也不囉嗦！（訥悶）我看你也不是在街坊裡長大的樣子，說起話來裝腔作勢、咬文嚼字，看上去倒也細皮嫩肉的，倒像好人家出身的公子哥兒，怎麼會在這個地方替老怪物刨起木頭來？

杜弘之(感傷地搖頭)：「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只能說是時運不濟吧！

李俊(似懂非懂)：什麼？什麼燕(燥急)我說你這個杜老弟，別跟我李俊吊書袋行不行？我只認得藥方上的當歸啦燕窩啦，可沒聽過什麼「錢塘燕」、「洞庭燕」的。再說，你就算家裡倒了運，也犯不著到這地方來活受罪，總還能沾親帶故的，捐個功名或考進士，總比當個徒弟體面得多。

杜弘之(淒然一笑)：那也得看人家認不認你做親戚呀！皇帝也還有草鞋親，我呢？連雙草鞋也沒得穿了，真正是虎落平陽被犬欺。事到如今，能活下來混口飯吃也就算不幸中的大幸了。(感慨)要不是黃巢那夥賊人攻破荊州，使我家破人亡，恐怕我現在早就成了禮

部侍郎盧大人的乘龍快婿了。

李俊(半信半疑)：怎麼？那個眼睛長在頭頂上的盧大人跟你還有關係？  
哈哈！算了吧，你沒娶到他女兒還算是福氣呢！街坊裡有個常到他家裡去賣香粉頭面的老媽媽說，沒見過長得那麼不登樣的官家小姐，小時候出了天花，教一臉的麻子給破了相，可惜了她從娘胎裡帶出來的好眉好眼。

杜弘之(吃驚)：真的嗎？

李俊：假的了嗎？就算盧大人苛薄勢利是出了名的，周媽媽也犯不著替他小姐造這種謠，她迷信得很，還怕死了給閻羅王拔掉舌根子呢！

▶杜默默思索，似乎有些慶幸。

杜弘之(喃喃自語)：也許是天意……命中註定盧家小姐跟我無緣。

▶俊推了杜一把。

李俊(輕佻)：女人嘛，到處都是，要多少有多少！像這種有錢的醜巴怪算得了什麼？你是運氣好，逃過一劫，不然你想想，一輩子都得看著醜老婆過活，不跟活在地獄裡差不多？我看你大概還沒碰過女人罷？

杜弘之：以前我家裡有好些個姊妹，我們……

李俊(輕蔑一笑)：自家姊妹哪算得上女人？我看你還沒嚐過甜頭哩！瞧瞧你這小白臉的模樣，準教平康里的那些姊兒心裡癢滋滋的！

杜弘之：平康里？那是什麼地方？

李俊：噶！天堂也比不上的好地方！你要是有銀子，就算是平常給呼來喝去的店小二，到那裡也像大爺一樣給舒舒服服地侍候起來，可美了！怎麼樣？那天讓老哥我帶你去開開眼界？

杜弘之(畏怯)：那不成，那種地方……

李俊(嘲笑)：唷！看不出來你還有少爺架子哩！怕醜？每年那些新科進士老爺在曲江開宴會，哪個不叫三五個平康里的姊兒，吟詩作樂的，風雅得很哩。你就算沒機會考上個老爺做做，至少也能找些姊兒來風雅一下吧？

杜弘之：可是，銀子……

李俊(豪爽)：噯！這算什麼？凡是跟我李俊認了做兄弟的，總得上紅袖樓讓我做一次東。這樣吧，今天晚上我過來找你。。

杜弘之(動搖)：那得先問了師傅才行。

李俊：你師傅？赫！(狐疑地盯著杜)我還沒問你呢，你那個師傅，晚上沒鑽到你被窩裡去罷？

杜弘之：沒有啊！

李俊(點頭)：那就好。(往門口張望一下，低聲)你來這兒才沒多久，好些事兒都還不知道呢！你師傅這把年紀了還打光棍，前些年還有媒人上門來，全教他三兩腳給踢了出去，後來大家都傳開來了，說你師傅要不是有什麼毛病，怎麼正眼都沒瞧過女人？所以有人瞎猜，怕他喜歡的是男人……

杜弘之(正色)：師傅是清白的，從來沒對我怎麼樣！你可別瞎猜！

李俊：那好，他是清白的，可是你想想看，你們這屋子裡就兩個男人，又不准女人出入，又沒見過你們出去找過樂子，你說，外頭人會怎麼想？

杜弘之：外頭人怎麼想，那可不干我的事！

李俊：嘖嘖！小兄弟，到底還是少爺脾氣，人心隔肚皮，你就算行得正

坐得穩，也關不住一張壞嘴。你師傅那人怪僻得很，別人說東說西，他一概不管。可是你呢？你就打算一輩子跟他一樣，誰也不敢上門來替你說親，一個人守著這些爛木頭，連個替你燒飯洗衣生孩子的老婆也沒有？

杜弘之(動搖)：不，可是……。照你這麼說，我該怎麼辦？

李俊(怕腿)：簡單！跟我上一趟平康里，到時候誰敢說你不是貨真價實的男子漢，我李俊就可以出面替你作證！你要是不敢去，那就是沒種的奶娃兒！

杜弘之(微弱抗議)：我都二十歲了！別叫我奶娃兒！

李俊(逼進)：那你就是個孬種！我真搞不懂你，就算從前你在家裡有老子管教，得裝腔作勢的擺你的少爺架子好了。現在你沒了老子，在這裡無親無故，無牽無掛的，愛幹什麼也沒人管得著，怕什麼？

杜弘之(似被提醒，自語)：是啊！我怕什麼呢？

李俊(擺手欲走)：咳！我的時間可寶貴得很，沒工夫跟你在這兒瞎纏！  
你不去我自個兒去，春宵可是一刻值千金哪！

▶ 杜欲喚住李卻未出聲。

▶ 李大步邁出門。

▶ (O.S.嬌滴滴的女人叫喚)：哎喲！這可不是李大爺嘛！

▶ 一年輕妖嬈的女子從右上。和俊打個照面。

李俊(看見女，眉頭眼笑)：我說哪兒來的美人哪！原來是多姑娘！

女(嬌嗔)：怎麼好些日子沒見您到我們桂香苑坐坐？該不會是讓什麼狐狸精給纏上了吧？

▶ 杜聞聲往外看，見李與女打情罵俏。

李俊：哪來的狐狸精？誰能比得上多姑娘的浪勁兒？

▶女槌打李俊。

女：好啊！敢吃老娘豆腐！看我今天不槌死你……

▶李笑著逃跑求饒，兩人推推搡搡地從左下。

▶杜戀戀地看著兩人離去的方向。

杜弘之(羨慕，自語)：我還年輕。我見的世面果然太少了點。

▶杜負手來回踱步。

杜弘之(自語)：對呀！現在沒有人綁著我了。家塾裡的先生再也不能考問我大學中庸了，爹也不能再叫我中規中矩地去跟客人應酬了，就連娘……(鼻酸，摸著自己的臉頰)也管不著我胖了瘦了，衣服穿得夠不夠暖，夜裡睡得好不好……。

▶杜拾起地上的書，準備收起，不由得又望著書發呆。

杜弘之(自語)：讀聖賢書所為何事？不過是和別人一樣吃飯幹活、娶親生子。……可是，(頹然扔下書)就算不知道聖賢，不也一樣好好過活？像師傅、還有剛才那個藥店夥計……

▶李俊匆忙從左上。

李俊(自語)：該死！只給那個騷婆娘勾住了，差點把掌櫃交待的十斤參藥給忘了。幸虧記起來了，不然可有一頓好罵了！

▶李俊進門，張望一下，看見桌上一大包藥材。

李俊(喜形於色)：阿彌陀佛！果然在這裡！

▶杜弘之看見李俊，急步趨前。

杜弘之(欲言又止)：李大哥，……(見李俊手拿藥材)你……這就回去了嗎？

李俊(沒好氣)：出來好久了，不回去成嗎？

▶ 杜弘之搓手、撓脖子，眼巴巴地望著李俊，卻不知道如何開口。

杜弘之(乾笑，結巴)：我想……嘿嘿，來長安好些時候了，成天待在這屋裡，也真是悶得慌……

▶ 李俊一手揉腰，挑眉瞪著杜弘之等他說完。

杜弘之(低頭玩弄手指)：所以呢……我想……李大哥如果不嫌棄的話，那就……

▶ 李俊察言觀色，恍然醒悟，哄然而笑，拍著杜弘之的肩。

李俊：甯！我還當是什麼要緊事，原來老弟這會兒開了竅，想去外頭找樂子了是吧？沒問題！(拍胸脯)這種小事，包在我李俊身上！待會兒我晚點再來找你，我帶你去找個最標緻的姑娘，包君滿意！那，就這麼說定了。

▶ 李俊從左下。

▶ 杜弘之立在屋中，恍惚微笑。

杜弘之(喃喃自語)：那麼，就是今晚了……

▶ 杜欣然地想著，不知不覺地拿起刨刀出神。

▶ 順從左上，挾著幾卷畫軸進門。

清順(面上發光)：過來瞧瞧，好東西呢，我從東王府拿回來的……(看見杜出神，不悅)你在那兒不幹活，發什麼呆？

杜弘之(回過神來)：師……師傅您什麼時候回來的？我替您倒茶去。

清順：倒什麼茶？我叫你過來！

▶ 杜畏怯地走上前去。順瞪了他一眼，把手上一卷畫展開來讓杜看。

清順(欣喜)：你看這張文殊菩薩像，(手忙腳亂地又展開另一幅)還有這

個、還有這個……很不錯吧？

杜弘之(欲言又止，附和)：都不錯。

清順(敏感地察覺杜的語氣，沈下臉)：都不錯？我看你還有別的意見罷？別在我跟前弄鬼，給我老實說。哪裡不對？

杜弘之(謙卑)：弟子不敢。

清順：叫你說就說，有什麼敢不敢的！

杜弘之(躊躇一下，鼓起勇氣)：這些畫，美則美矣，可是氣韻上莊嚴不足，柔弱有餘。(指點)哪！好比這個天王，怒目圓睜，姿態雄武，可是看上去只是個驍勇善戰的武夫，而沒有護法神的超脫俗念、全心為佛的果決……。

清順(冷笑)：蠢才！你看過的名畫有多少？竟然出口這麼狂妄！你知道這是誰的手筆？

杜弘之(固執)：弟子只是照實把看到的說出來，就算是出自畫聖吳道子之手，也很難改變弟子的意見。

▶ 順怔了一下，隨即大笑。

清順：好、好！好眼光！有膽氣！我老實告訴你吧，這是畫坊裡的畫工模仿吳道子的，我特地帶回來試試你。從前的那些個庸才沒有一個待得住，他們那些傻瓜一心以為只要會畫個草圖、削削木頭就會出師了，哈！我告訴你，沒有天份，幹什麼事都不行；就算有了天份，沒有眼光、只會跟著別人說好說壞也不行。去給我拿瓶酒來！老子今天心情大好，非痛痛快快跟你喝一杯不可！

▶ 杜匆忙到後方灶下取酒，順大刺刺地在桌邊坐下。杜溫了酒，替順斟了一杯。



清順(舉杯，又停住)：怎麼？你也喝一杯呀！

杜弘之：弟子不會喝酒。

清順(蠻橫)：什麼話！天生著一張嘴不用來喝酒吃飯是幹什麼用的？

(把酒推到杜面前)喝！

▶杜勉為其難地仰脖喝了，卻面露痛苦之色。

清順(為杜斟酒)：再來一杯！

杜弘之(嗆咳)：咳……弟子……不行了……

清順(斜睨杜)：真不能喝？(奪過杜的酒杯，一飲而盡)那好，別白糟蹋了我的好酒！去給我弄盤下酒菜來。

▶杜答應著去灶下。順一杯接一杯痛飲，狀甚滿意。

杜弘之(試探地)：師傅，我看，這屋子裡，也許該有個女人……

清順(蔑笑)：女人？哈！你也配和我說這種話！你這輩子見過幾個女人了？

杜弘之(囁嚅)：至少，有個女人，把這屋裡收拾得乾淨舒服些，弄些好吃的飯菜，師傅您做事會方便點。

▶杜端上兩盤菜，侍立在旁。

清順(諷笑)：你說的是老媽子，不是女人。你以為我不想要女人嗎？

▶杜沈默不語，看著順吃菜喝酒。

清順(半醉)：我問你，天底下最美的是什麼？(笑)你答不上來？哈哈！你答不出來，你當然答不出來，因為你還沒見過最美的東西，那就是我……

▶指著自己，霍然站起，激動得手舞足蹈

清順：只有我！名動京師的佛師清順一手才能夠創造出來的，我告訴

你，世上任何人都不能看見最美的東西，他們有眼睛，但是跟瞎子沒有什麼差別，他們以為只有那些塗滿了庸脂俗粉、看見綾羅綢緞和翡翠瑪瑙就眼睛發直、整天東家長西家短的蠢女人是最美的。

杜弘之(熱心)：可是只有瑪瑙翡翠才能襯托出美人的美，你沒聽白居易怎麼形容楊貴妃……

▶清順就著酒瓶猛喝了一口。

清順(指著杜)：哼！提那些勞什子做什麼？我告訴你，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活著的女人值得你用牡丹去裝飾她的容貌，用好話去灌溉她的心。女人會變老變醜，變醜了就跟男人沒什麼兩樣，聽多了好話就會變得跟皇帝一樣驕傲，把她放在女人堆裡養大，就會生出狐狸才能想得出的詭計，蛇一樣的虛偽，蠍子一樣的狠毒。但是你以為我不想要女人？那你就錯了，我沒有一天不想到女人。

▶清順腳步踉蹌，從地上拾起一塊木頭愛憐地撫摸著，彷彿是女人的手。

清順(微笑，自語)：我雕刻菩薩的手時就想著女人當中最柔軟纖細的皮膚，描觀音的眉毛時就想到去年在寧安寺供佛的時候見過的一雙柳葉眉。

杜弘之(反駁)：但是這些最美的東西從來也不能集中在同一個女人的身上，就算有，也沒有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的份……

清順：沒有找到最美的女人，我一個也不要。你明白嗎？我要女人，不只要她為我燒飯生孩子，我要的是她永遠不變的美，永遠不會老，永遠不會離開我……(口齒不清地喃喃自語)

杜弘之(似乎說給自己聽)：這樣的女人，恐怕是人間不會有的。

清順(意識模糊地哼哼)：美麗的、永恆的、純潔的、溫柔的……

▶ 順慢慢垂下了頭，終於醉倒在地上睡著了。

杜弘之(喚順)：師傅！醒醒，這地上睡不得，睡了要招涼的！

▶ 順不應，鼾聲大作。杜手足無措。

▶ 俊換了一身銀灰長袍，光鮮地從石上。

李俊：老弟，咱們走吧！（見到順，詫異）怎麼？清順師傅又喝多了？

杜弘之(吃力地扶起順)：幫幫我，把師傅抬回房裡去。

李俊：成！他今天醉得倒好，剛才我還怕你出不了門哩！

▶ 兩人各抬起順的一隻手臂繞在自己肩上，向門扉緊閉的小屋走進去。片刻之後杜推著俊的背一同出來，俊掙扎著想往回走。

李俊(抱怨)：……看一下有什麼關係？反正他現在醉成那付德性，他不會知道你偷看過了。

杜弘之(緊張地)：平常師傅連一步也不許我踏進這個門，……

李俊(指屋裡)：那是什麼鬼玩意？那麼大個東西擱在屋裡，不會是個人罷？喂！你難道一點好奇心也沒有？

杜弘之：要是讓他知道我不光是走了進去，還偷看了他的東西，到時候我怕我這條小命也保不住了。走吧！

李俊(嘲笑)：唷！沒想到你還挺老實的！怎麼，老實人這會兒等不及去看姊兒了？這麼心急？

杜弘之：好吧！就算我想見見世面行不行？趁這機會咱們快走吧！要是我師傅醒來發現我半夜溜出去，那可不得了。

李俊(打量杜)：你就穿這身衣裳去？瞧瞧就連你哥哥我，今晚也打扮得

這麼體面，你去換件像樣的衣服吧！

杜弘之(看自己的衣服)：這倒是……你等會兒，我去換件衣裳。

▶杜轉身去翻衣箱。俊趁杜轉過身去，蹑手蹑腳地想溜到小屋裡去一探究竟。

▶杜不一會兒拎了一個衣包轉過身來。

杜弘之(盤算)：還是到外頭再換過……(與俊商量)李大哥！

▶李俊唬了一跳，疾忙轉身走過來，佯若無事，杜卻不覺有異。

杜弘之(商量)：我看我還是到外面再換衣服，不然回來的時候要是讓師傅看見，那可就圓不了謊了。

李俊(一時會不過意來)：啊？(醒悟，誇張地拍自己的前額)啊呀！到底是唸過書的，怎麼我就沒想到這一點？真聰明！這樣吧，到我們店堂裡去換，這會兒裡面沒人。走吧！

▶杜隨著俊從右下，燈暗。

### 第三場

景：同前，但門扉深鎖的小屋除下面向舞台的板壁，裡面的陳設一目了然：燈光幽藍陰森，彷彿密室。後方是一張簡陋的床，壁上掛著一把寒氣逼人的刀。前方有一張小桌，點著一枝蠟燭，放著茶壺和碗，桌前立著一座真人大小的天女雕像，裝飾著纓絡、頭冠、飾帶、釧環，容貌艷麗絕倫，身材穠纖合度、曲線玲瓏分明，姿態婀娜飄逸似是隨時可凌空飛去，顏色鮮明，栩栩如生，和這個簡陋雜亂的雕坊小屋似乎成了極強烈而不協調的對比。

時：夜

人：打更人、清順、杜弘之

▶ 燈亮。順仰躺在床上酣睡。打更人持一面銅鑼和一盞燈籠從右上，從雕坊外走過。

打更人(敲鑼，拉長聲音，聲音淒涼滄桑)：天—乾—物—燥—小—心—火—燭！

▶ 順驀然驚醒。一骨碌翻身下床。

打更人(繼續)：天—乾—物—燥—小—心—火—燭！

▶ 順跌跌撞撞地走到桌前，緊張地拿起床邊的蠟燭奔上前來，激動不安地照著天女雕像仔細地查看。從髮髻照到腳上，臉上的緊張慢慢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心期待之後的失望。

清順(對天女)：還好！只是一場夢……我夢見一場大火……

▶ 清順把蠟燭放下。替自己倒了一碗水正準備喝，忽然想起，端著碗轉向天女。

清順(柔情地)：妳渴了嗎？我的心肝，妳要是渴了，千萬要告訴我一聲！  
哦？

▶ 順盯著天女，一口飲盡碗裡的水。放下碗。

清順(對天女話家常)：剛剛的夢，真可怕！要是妳讓火給燙著了，那該怎麼辦？

▶ 撫摸天女的手，動作細緻而輕柔。

清順：我知道我跟妳說過好幾回了，可是妳不會聽膩的，對吧？妳在我夢裡出現的時候，笑得那麼甜，妳就像這樣……

▶ 順笨拙模仿著優美款擺的女人步伐走了幾步

清順：……走向我，端了一碗茶給我，我喝了，那茶……甜得像蜜一樣。

▶ 清順沈醉在幸福的幻想之中。可是再次看見動也不動的天女時，臉色又轉為憂戚。

清順(懊惱)：到底我要怎麼做才能夠讓夢變成真的，讓妳變成真的女人？

▶ 順溫存地一寸寸撫摸著天女的臉。專注而充滿愛意。

清順：三年了，我花了三年的工夫才創造出妳，世界最美麗的女人，除了我以外沒有人能見到妳……

▶ 順將臉埋在天女的肩窩裡。

清順：因為妳是我一個人的！因為我不許！（狂熱）妳是我的，我親手創造的，妳是我的生命、我的愛人、我的夢想、我的妻子、我的、我的！我一個人的！

▶ 猛然離開天女，神經質地繞室疾走。

清順：妳說吧！這世間有哪個女人比得上妳的一根手指頭？昨天我經過布莊門口，那些女人為了一塊布，又是捉又是咬的，（笑起來，搖頭）簡直跟土匪打劫沒兩樣！

▶ 清順回頭看看天女，彷彿是聽見她笑著表示同感。

清順：妳笑了！妳也覺得可笑對吧？

▶ 清順輕快敏捷地跳上桌子蹲坐著，朝天女欣然而望。

清順(興高采烈)：還有更可笑的哪！西大街上的劉媒婆說要把她的姪女帶來讓我見見，說是長得多美，手腳多俐落，可是她哪裡知道，有了妳，其他的那些女人我誰也看不上！

▶ 溫存地撫摸著天女的臉

清順：她們不管抹了幾層胭脂花粉，也比不上妳乾乾淨淨的好顏色。

▶ 撫天女的唇

清順(沈醉)：這張櫻桃樣的小嘴，說出話來比黃鶯唱歌還好聽，就連宮裡唱得最好的樂伎也要佩服得閉上嘴。

▶ 清順緩緩撫摸著天女優美的頸部線條

清順：妳的頸子，就連最好的弓箭師傅也彎不出這麼美的線條……

▶ 清順情不自禁地沿著天女的身體曲線往下撫摸。

清順：妳柔軟的胸懷、妳柳樹一樣的纖腰……(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緊抱住她)啊！去他的天堂！去西方極樂世界！我才不羨慕哩！只要妳在這裡，我哪裡都不去，這裡比天堂還要好上十倍百倍！

▶ 杜從左上，抱著衣包，臉上泛著酡紅和迷醉的神情。

杜弘之(自語)：「膚如凝脂，手如柔荑」，我今天總算把詩經讀通了。「綢繆束薪，三五在天」，哈哈！形容得真是傳神，剛剛紫雲姑娘在房裡抱著我的時候，我也覺得我們倆倒真像兩根束在一塊兒的乾柴哩！

▶ 杜微有醉意，步履不穩。

杜弘之(打嗝)：嘻嘻！呃！從前家裡的老塾師講到這裡的時候老是支吾其辭，說不清楚，原來只不過是這麼回事！哼！要不是李大哥帶我走這一遭，恐怕我到現在都還是個沒長大的奶娃兒哩！

▶ 杜滿意地打量自己

杜弘之(自語)：倒是陶淵明這個老傢伙說的好，「覺今是而昨非」，今是而昨非！天哪！從前我過的是什麼日子？我真是隻井底之蛙！

▶ 杜走進雕坊，小心翼翼地探看一下，再躡手躡腳地往裡走，卻被

順突如其來的叫聲給唬了一跳，酒意全消。

清順(哀歎)：天啊！我三十幾年來的生命全奉獻給神佛了，我不眠不休地雕刻這些佛像，讓那些達官貴人來求升官發財，讓那些村婦來求子求孫，讓那些臭要飯的來求早日投胎轉世……

▶杜悄悄地走到門邊。

杜弘之(自語)：雖然師傅交待過不准偷看，但是他這麼古怪，萬一出了事該怎麼辦？

▶杜弘之徘徊門外。

清順(哀號)：……可是誰來答應我，答應我把夢變成真的？

(決定)既然今天晚上已經冒過一次險了，我就偷看這麼一下，怕什麼？他不會知道的。

▶杜大著膽子悄悄推開門，從門裡張望。

清順(從背後環抱住女)：我只求神把你變成真的，讓你來安慰我，白天我工作累了，只要你一笑就讓我精神振作。夜裡我睡不著，有你來唱著歌哄我睡……

▶杜在門外窺視，暗暗詫異。

杜弘之(恍然大悟，低聲自語)：怪不得！怪不得他不准我進這房裡，原來是這麼回事。

▶清順忽然一陣發抖，連忙從床上拿起短襖披上。又想起天女，轉身走向她。

清順(關切地問天女)：好冷吧？你身上穿得這麼單薄，凍壞了可不行！

▶順把短襖披在天女身上。

杜弘之(暗笑)：可憐，師傅真是想女人想瘋了！把一塊木頭當成真人



了！

▶ 一陣寒風吹過，杜忽然打了個噴嚏。

▶ 順警醒地轉過身來，杜三步併作兩步地跳上工作檯上躺下裝睡。

▶ 順走出門來察看。見杜躺在檯上，並沒有鋪上枕席，心中起疑。

清順(有意讓杜聽見)：這狗崽子！只不過一杯酒就睡得不省人事了，讓釘子給扎在屁股上也還睡得著，真是天生的賤骨頭！

▶ 杜連忙從檯上滾落下來，摸著自己的臀部。

杜弘之(大嚷)：哎喲！不得了了！疼死我了！

▶ 順神色嚴冷地瞪著杜在地上打滾。

清順(譏笑)：哪來的釘子？扎在哪裡了？(嚴峻)說！剛才是不是你在我房門外面偷看？

杜弘之(惶急掩飾)：師傅交待過弟子絕對不准進那屋裡，弟子不敢忘記！

清順(冷笑)：還敢耍嘴皮子！不踏進屋子裡，在外頭偷看就算是不犯誡了嗎？你好奇？好！我今天就來讓你見識見識，太過好奇的人會有什麼下場！進來！

▶ 順大步邁入房裡，杜在門口遲疑不動。

清順：怕了嗎？我叫你進來！你既然想看，我就讓你看個清楚！偷偷摸摸的，算什麼男子漢！

▶ 杜硬著頭皮跨進房裡。順一把將他拽到天女雕像旁。杜不禁為天女的絕世美麗所傾倒，不覺失神地盯著她看。

清順：你看仔細了！這是天下只有我能夠雕刻得出來的！除了我以外，凡是見過她的人都已經不在了。

杜弘之(回過神來，惶惑)：不在？師傅您……？

清順(邪惡地笑)：你當然明白我的意思，之前待過我這雕坊裡的你那些師兄，天份最高的有三個，可惜的是，聰明人對自己太有信心，不怕冒險，最後只好落得被好奇心殺死的下場。

杜弘之(恐怖)：你……殺了他們！

清順：可惜啊可惜！你們這些自以為是的聰明人，你們既然踏進了我這個門，我給你們定了戒律，就像擋刀防槍的盾牌一樣，可惜的是你們老嫌它既笨重又礙手礙腳。

►清順逼近杜，面目猙獰。

清順：所有偷窺過這尊天女的人，我只給他兩條路走，你聽清楚了：如果你有辦法讓這個天女活過來，我就饒你一條狗命，但是為了不讓你把這個秘密洩露出去，你一步也不准離開我的雕坊。嘿嘿！這個條件還算是近人情的罷？我這個人並不是像你想的那麼鐵石心腸，我總不會恩將仇報的，你說是不是？

杜弘之(失聲)：不可能！誰能把一尊雕像變成活人？除非有奇蹟出現！

清順(狂笑)：奇蹟！說得好！我這輩子就是為了等待這個奇蹟出現，可惜的是你那三個師兄誰也沒有這種本領，所以嘛，他們都選擇了第二條路……

杜弘之(打個冷顫)：你殺了他們！

清順(從容微笑)：你又錯了，我既不是劊子手，也沒有衙門老爺判人死刑的權利。我剛剛說了，是他們放棄了自己手上的盾牌，當初他們進到我這個雕坊裡來跪在地上求我收他們為徒，指天說地的發誓遵守戒律，否則任我處置，他們犯了法，我也照先前的約定給

他們應得的處罰，這不是最公平不過的事嗎？

杜弘之(激動)：用別人的生命來為你的痴人妄想付出代價，算得上公平嗎？

順(不動感情)：少囉嗦！要生要死，全操在你自己手上了。你自己決定。

▶ 順走到床頭，從壁上取下長刀，森森地放著寒光。杜本能地退後兩步，看看順手持斧頭向他走來，又看看天女。

杜弘之(長歎)：難道我命中註定，真的逃不過這場劫數？也罷！

▶ 杜弘之絕望地看著順步步逼近。

杜弘之(放棄)：反正我在這世上已經了無牽掛，早點往西方淨土去和家人團聚也好，總勝過在這瘋子的手上被折磨到死還好些。

清順(冷笑，挑釁)：怎麼？怕死嗎？不要緊的，我這把斧頭快得很，包你一點痛苦也沒有。

▶ 伸手去撫摸杜的後腦，杜悚然避開。

清順：嘖嘖，可惜了這顆漂亮腦袋，還有這雙既能畫又會寫的巧手，我原本還指望你可以替我畫二十年的佛像草圖哩！

杜弘之(掙扎)：你既然是個佛師，怎麼不明白佛家眾生平等、慈悲為懷的道理？再說你難道不相信因果輪迴，總有一天你要為殺人付出代價？

清順：嘿！我雖然是個佛師，可不是和尚。我這輩子只曉得一件事，那就是怎麼雕刻出讓人敬畏、讓人信靠祈求的佛像，讓這些凡人依靠著我為他們雕刻的安慰和願望活下來，而我，也為自己雕刻了夢想和願望(指天女)。我拯救了那麼多漂泊如浮萍的靈魂，你能說我沒有慈悲心腸嗎？你說我害怕因果報應嗎？

杜弘之：你並沒有為人們雕刻願望，他們並不是因為你的神像才有了信仰。而你，你只是個卑劣的、滿腦子色慾還假作清高的偽君子！

清順(不耐煩)：死到臨頭，你還敢嘴硬？隨你去說吧！反正你只剩下這口氣了，怎麼樣？你賭不賭這個唯一的機會？

杜弘之(絕望)：好吧！想不到我杜弘之年紀輕輕的，竟然會為了一個木頭人送命！至少讓我死前好好地把這個絕世美人看個飽，也算死得其所了。

▶杜走到天女身邊，細細地賞鑒著她的容貌姿態。順在旁抱臂斜睨杜的舉動。

杜弘之(自語)：真美！果然是稀世尤物，紅袖樓的紫雲姑娘跟她比起來真要失色不少，只可惜是根本頭。要是真人的話……

▶杜忘情地伸手去撫摸天女的臉頰。一道閃電驟然劈下，燭火遽滅，陷入一片黑暗。

▶黑暗中，但見一個銀白色的飛紗般的影子悠然飄蕩，迅即又沒入黑暗之中。

清順(咆哮)：誰？誰在這裡？火呢？

▶火光一閃，杜持著蠟燭檢視周遭。

杜弘之：這裡！我把火點著了，師傅。

▶順發現天女失蹤了，氣急敗壞地捉住杜。

清順(發狂)：我的天女呢？你這個賊！把她藏到哪裡去了？

杜弘之(結巴分辯)：我……我沒有……

▶(O.S.)環珮琤然作響，女子鈴聲般的清脆笑聲響起。順與杜愕然對望，拿著蠟燭奔到屋外的雕坊。杜把雕坊點亮，天女憨笑可掬地

坐在工作檯上晃盪著一雙美麗而赤裸的腳。

清順(狂喜、結巴)：真的活過來了！……這不是做……做夢夢吧？

天女(天真地牙牙學語)：夢夢！吧吧！

▶ 杜怔忡地望著女，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她活潑玲瓏的神態。女像個嬰孩一般，好奇無憂地打量著周遭一切。順想上前去觸摸女，卻又被她的無邪所阻擋。順回頭看見杜呆滯入迷的神情。

清順(迷惑)：你是怎麼做到的？我等了這麼多年的奇蹟，你怎麼做到的？

杜弘之(不可思議地看著自己的手)：我……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 杜揉著眼睛，再度瞪著天女。

杜弘之(指天女)：她是真的？(問順)現在你打算怎麼辦？還想殺了我嗎？

清順(開懷大笑)：你放心，我不會食言，你運氣好，今天我就饒了你一條狗命！

天女(嬌聲學語)：狗命！狗命！

清順(向女)：這些屁話不用去學它！學些好的……

天女(嘻笑)：屁話……學好的！

▶ 順皺起眉毛，看看女又看看杜。

清順(壓低聲音)：媽的！學的真快！偏偏我一開口就是粗話！

▶ 女驀然出現在順和杜之間，笑盈盈地望著順。

天女(學語)：媽……

▶ 順慌忙掩住女的嘴，女掙扎著不能呼吸，順警覺地鬆開手。女逃到門口去，驚懼地望著順。

天女(大聲)：的！

▶杜有些錯愕，隨即不能自抑，前仰後合地大笑起來。順怒視著杜。

清順：你笑什麼？

杜弘之(趕緊收起笑容)：我沒笑什麼。

清順：沒笑？那就關上你的狗嘴！

天女(學順銳叫)：閉上你的狗嘴！

▶順驚覺收口。

杜弘之(轉臉低聲自語)：你自己也看見了，你能創造出一個美人來，卻不能禁止她學你說粗話，好，真好！原來這就是你花了一輩子追求的理想。

▶女慢慢走近杜，認真地看著他的唇努力模仿。

天女(吃力的唸)：好……的……理想？

▶杜望著女純真的視線，眼中漾起一陣溫柔的光芒。順卻一意盯著女，認真思索著，隨即把杜拉到一旁。

清順(低聲商量)：今天算你走狗運，我饒你不死。但是你沒忘了先前答應過我的事吧？

杜弘之(大惑不解)：什麼事？(恍悟)哦！你說過要是我有辦法讓她活過來的話，就饒我一命，但是不准離開這裡。

清順(點頭)：我讓你活命，可不保證以後就不殺了你，你要是敢把這件事洩露出去……

杜弘之：這地方我沒認識什麼人，能跟誰說去？(猛然停嘴不語)

清順(心事重重)：我把狠話說在前頭，日後我要是在街上聽過半絲風言風語，我都當是你說溜了嘴，可別怪我翻臉無情！

杜弘之：我明白。但是……(回頭看女)你打算怎麼辦？不讓她出門？

清順：不行！除了你跟我以外，絕對不能讓第三個人看見她！

▶女自由自在地繞著屋子摸弄木頭和未完成的雕像。卻把一座觀音推倒在地，女開心地拍手大笑。

▶順暴跳起來，幾乎要脫口大罵，然而看見女無邪的笑容全又怒意頓消。

▶順臉上又被憂鬱所取代。望著四處歡鬧的天女，皺著眉頭陷入思索。

清順(自忖)：她像張白紙一樣，可是女孩子家，總該學點規矩。要怪就怪我書念得太少……

▶忽然瞥見角落裡杜的書箱一角，有了主意。

清順(拍手大叫)：有了！就是你！

▶順一把牢捉住杜，臉上發光。杜驚愕不明所以。

杜弘之：怎麼了？師傅。

清順(興奮)：我怎麼說沒想到？你可以教她讀書認字，什麼琴棋書畫那些玩意兒可不是你們這些讀書人成天弄的？這可難不倒你吧！

杜弘之(惶惑推辭)：我？我恐怕不行……

清順(嘲弄)：怎麼？平常看你一張嘴挺能說的，左一句子曰右一句詩云的，原來只是唬人的？

杜弘之(不甘示弱)：當然不是！我杜弘之是詩禮人家的子弟，不過是教個女孩子讀書識字、吟詩作對，何難之有？我答應你，只不過我有個條件。

清順：什麼條件？你說。

杜弘之：關於她的事，我保證絕對不會走漏半點風聲，但是你不能限制我的行動自由，我愛上哪兒去、愛做些什麼事，你都不能像過去那樣管我……

清順(喝叱，隨手捉起一把銼刀揮向杜)：好啊！你這個下三濫竟敢跟我談條件！

天女(張牙舞爪模仿順的表情)：下三濫！談條件！你！

▶ 順頓覺失言，看著女頹然放下刀，不敢再開口。

杜弘之(忍笑)：既然你不答應，我也沒辦法收她當學生了。

清順(低聲)：好吧！就這麼說定。不過我先警告你，可別在她身上動歪腦筋，她是我的！你給我聽清楚了！我不准你動她一根頭髮！

杜弘之(無所謂)：那容易得很！你整天把她拴在你的手掌心上，還有誰敢動她？

清順(咬牙)：好！你先別得意。今天就算你贏了，將來……咱們走著瞧！

▶ 女站在門口似想往外走，卻被外頭的寒氣噤住，連打了兩個噴嚏。

清順(心疼)：哎！得給她多穿件衣服。

▶ 順立刻脫下身上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披在女的身上，反手把門拴上。

清順(打量著女，自語)：穿成這樣子可不行，得再給她添些衣服。

▶ 天女伸了個懶腰，披在身上順的衣服掉落在地上。女似乎有些疲憊了，慢慢地坐在地上，倚著工作檯睡著了。

清順(恐慌)：不能睡！(問杜)她會不會睡了就不再醒過來。

▶ 杜不語，只是出神注視著女的睡姿。順似乎想走過去把女搖醒，卻又唯恐褻瀆了神明似的，膽怯地止步不前。燈暗。



## 第四場

景：同前。

時：數月後，日。

人：天女、清順、杜弘之

▶ 燈亮。天女穿著半舊的藍衣服，倚門而望，新奇地打量外頭的景象。杜弘之坐在工作檯前畫圖稿。

天女(天真)：真好玩！那裡有個小娃娃在對我笑哩！（招手）來呀！

▶ 杜抬頭，見天女就要走出門去，慌跑過來拉住她。

杜弘之(告誡)：不可以出去！師傅會罵人！

天女(看杜)：罵人？大鬍子才不罵人呢！他只罵你，誰教你不聽話！

▶ 天女掙扎欲出，杜在後拉住她。

▶ 順從右抱著工具包上，若有所思。

▶ 杜見順走近，連忙放手。天女奔到順身後。

▶ 順吃驚。見是天女，破顏一笑。

清順(愛憐)：怎麼不乖乖待在屋裡？我不是跟妳說過好多次了，不准到外頭來玩？

天女(噁噁)：屋裡好悶！我想出門去玩！

▶ 順領著天女進屋，隨手栓上門。

清順(斥責杜)：不是叫你看緊她？今天你教她認了多少字？

杜弘之：一天二十個大字，她不用一頓飯的時間就認得了。

清順(喜上眉梢)：真的？(對天女)瞧我給妳帶了什麼好東西。

▶清順從布包裡拿出一個博浪鼓。天女拿在手上叮咚作耍。

▶順含笑看著天女。

▶順欲走去將工具歸位，卻趑趄著腳步，重心不穩，跌坐在椅上。

▶天女急忙扔下博浪鼓，關切地跑到順身邊。

天女：你跌傷了嗎？大鬍子！

杜弘之：怎麼了，師傅？

清順(擺手強笑)：沒什麼！剛從外頭回來，大概中了暑氣。

天女：那我去燒些水來讓你喝！

▶順連忙起身阻止。

清順(緊張)：別去！萬一讓火給燙著了，怎麼辦？(拉天女手)這種小事，讓他去就行了。(瞪眼向杜示意)

▶杜轉身到灶下去燒水。

天女：那我去替你上街抓藥去！上次弘之不是說過嗎，中了暑氣，含塊仙楂可以退火。

▶天女轉身欲走，清順急拉住天女。

清順(氣急敗壞)：不可以！不可以出去！

▶天女悚然止步，楞楞地望著順。

▶順自覺語氣太重，轉為溫和。

清順：行了，我沒事。

天女：真的？你看起來好累。

清順(笑)：我？我壯得很哩！倒是妳，過來讓我好好瞧瞧……

▶天女順從地走過去。清順注意到天女穿著男人的衣服

清順：妳怎麼穿這身衣服，上回我給妳的那件新衣呢？

天女(看自己身上)：這衣服穿起來舒服多了，穿著不怕髒，又能跑能跳。

你不也同樣穿舊衣服嗎？(玩弄著順衣襟上的破洞)哪！這裡還可以伸手指頭進去，多好玩！

清順(抓住女手)：別這樣！女孩子還是得打扮才好看！穿這身衣服，白糟蹋了妳漂亮的一張臉，多可惜？

天女(抗議)：可是桌子腳老會勾住衣服……

清順：女孩子規規矩矩的走路，別跑跑跳跳的，啊？(摸女臉)這麼個美人胚子，怎麼可以弄得像個燒炭婆子？哪！去換件衣裳。

天女(不服氣)：又不能出門，換了好衣裳給誰看？

清順(哄騙)：乖，聽話。換上衣裳，我看著也舒服。

- ▶ 天女望了順一眼，默默地走開。
- ▶ 清順疲倦地支著頭。
- ▶ 杜端水給順，順一口飲盡。
- ▶ 杜無言地望著天女落寞的背影。幕落。

## 第三幕

### 第一場

景：雕坊後院。左右各栽著一株桃樹，盛開著緋紅的花朵，當中是雕坊後門，裡面隱約透著幾座雕像的影子。左邊樹下有一張精緻低矮的雕花木書桌，桌上有一張古琴，兩張椅子。右邊樹上則掛了一個竹編鳥籠，有隻翠鳥在籠裡啾啾啼唱。院裡植滿了各色花卉，右邊立

著一架精巧的鞦韆。這個後院色調溫暖柔和，彷彿一個微形而精巧的後花園，和雕坊陰暗雜亂的景象正巧相反。

時：半年後，日。

人：杜弘之、天女、清順

►幕啟。杜正立在樹下吹笛，彷彿悠然陶醉在自己的笛聲中。女梳著雙髻，穿一襲水紅色短襖，湖綠長裙，坐在鞦韆上聚精會神地讀著一卷書。杜一曲奏畢，神色自得，回頭卻見到女似乎並未被他的笛聲所吸引，卻儼然被書本所迷住。杜悄悄走到女身後，冷不防抽走她手上的書。

杜弘之：好啊！我叫妳背詩經，妳倒偷偷看起閒書來了！（翻書）這是什麼？……元微之的「鶯鶯傳」？（佯怒）妳偷看我的書？

天女（央告）：好哥哥！讓我看完它罷！那首詩我早就記熟了，可還是讀不通它的意思，你隨手把這本書擱在桌上，我拿來看了，這才總算是懂了一點，你聽聽我說的對不對。

►天女起身緩步微吟。

天女（誦念）：「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就是張生見了鶯鶯的第一個念頭，可是張生限於禮法，只能夠朝思暮想：「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手撫桃樹）結果呢，在西廂裡被鶯鶯給說了幾句，就害起病來。可是這元微之是什麼人呢？他把「關雎」這首詩講得更仔細有趣，我拿起這本書讀了就捨不得放下，還給我吧，好哥哥！

►女說話時，杜驚異地看著她。

杜弘之(拍手喝采)：好個女顏回！還真能舉一反三，就可惜我比不上孔老夫子，我辛苦讀了十幾年的書，妳只花半年的工夫就趕上我了。這「鶯鶯傳」的後半部妳也不用往下看了，就只是「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故事也就講完了。

天女：怎麼？張生後來還是和鶯鶯成親了嗎？

杜弘之(敷衍)：啊？是呀是呀！那當然。這些故事都是這樣的結局。

天女(開心)：真的？那就好！可是……(看著杜手上的書)我還是想把它讀完，行不行？

杜弘之(把書藏在背後，正色)：這可不行，這種閒書看多了要挨師傅罵的，他會說我是打算把妳的心帶野了，好誘拐妳。

天女(迷惑)：把我的心帶野了？這我從來就不懂，「心」是什麼東西呢？書上常提到這個字，孟子說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那就是人人都有的東西了。可是我從來沒見過它究竟長在什麼地方，長得什麼樣子。又不像眼睛，可以讀書認字，又不像嘴，可以說話吃飯，這「心」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杜弘之(故作學究貌)：嗯哼！這個問題大得很，自古以來諸子百家討論這個問題，從來就沒有個定論哩！先說這心是做什麼用的……

►杜緩緩踱步，搖頭晃腦。

杜弘之：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也就是說，這心是用來思考、想問題的。就好比妳問我什麼是心，妳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心的作用了。還有，「心之謂性也」……

天女(打斷)：那麼我應當也有個心了？可是這心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杜弘之(陷入苦思)：什麼樣子？這我也說不上來。(指自己的胸膛)可是它就在這裡，撲通撲通的跳著呢！

▶女伸手去摸杜的胸口。

天女：這就是心嗎？(彷彿被逗笑了)跳得好快！

▶杜將手按在女手上，女無邪地看著他。

杜弘之：你知道它為什麼跳得這麼快嗎？這是因為妳在這裡的緣故。

▶女收手。

天女(迷惑)：你說什麼？我不懂。為我麼我會讓你的心跳得這麼快？

杜弘之(充滿柔情地凝視女)：妳不懂嗎？就好像張生頭一次看見鶯鶯的時候，他的心也像我跳得這麼快。

天女(恍悟)：咦？原來你認得他？

杜弘之(微笑搖頭)：不，我不認得他，但是我知道所有的男人看見自己喜歡的女人心裡都想些什麼。

天女：我懂了！像「關雎」寫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可是有什麼好想呢？看到喜歡的人就告訴他讓他知道，不是挺簡單的一件事嗎？

杜弘之：說的簡單！要是你喜歡的人不喜歡你，那該怎麼辦？

天女：我不知道。喜歡上別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杜弘之：要是真喜歡一個人的話，你會無時無刻都想看見他，跟他待在一塊兒多久也不膩，就算是站在大雪裡也好像坐在火爐前一樣暖和。如果他不在你身邊了，你的心就會像針扎的一樣痛，不！比刀割的還要痛！

天女(摸自己的胸口)：可是，我這裡沒有心。大鬍子說過，我是他從木

頭裡雕刻出來的，我不是真的人，是不是？(歎息)沒有心，我永遠也不會知道喜歡是怎麼一回事，也不知道什麼是比刀割的痛還痛，比火爐還更暖和的感覺。

▶ (O.S.) 鑼鼓聲齊鳴，外頭有人奏著喜樂、燃放鞭炮由遠而近地經過。女傾神細聽。

天女(興奮地)：那是什麼聲音，好熱鬧！

杜弘之(猜測)：是迎娶新娘的隊伍罷！

▶ 女朝著聲音消失的方向走了幾步。

天女(惘然)：娶新娘！書上把新娘形容得多美，可是我從來也沒見過真的新娘！(苦惱)書上寫的事我全讀懂了，就是從來沒有親眼見過！天底下的地方那麼大，好玩的事那麼多，為什麼你和大鬍子總不讓我跨出門去，就連一步也不許呢？

▶ 杜見女哀怨的神情，不覺心生愛憐。

杜弘之(無奈)：是師傅要我看著妳，不讓妳出去的。他說外頭太危險了。

天女：能有多危險呢？你和大鬍子不也常出門去，哪一次不是平安的回來？成天就待在這個屋子裡，只認得你和大鬍子兩個人，可是外頭還有那麼多我不認識的人、那麼多我不懂的事！

杜弘之：妳真的想到外頭去？妳不怕別人盯著妳像個怪物一樣的看？

天女(愕然摸自己的臉)：我長得那麼可怕嗎？

杜弘之：不！正好相反，妳太美了，美得讓男人著迷，讓女人嫉妒，我怕他們把妳誤認作誘惑世人的女魔而來傷害妳，或是把妳當成觀音的化身把妳供奉到神壇上……

天女(忍俊不禁)：你說什麼？什麼女魔觀音的化身，我只是你現在看見

的這個樣子，別的什麼也不是！

杜弘之(遲疑)：其實……我想說的是……(鼓起勇氣擁住女)我怕，我怕別人把你從我身邊搶走！

天女(驚奇，笑)：怎麼你說的話和大鬍子一模一樣？我又不是瓶子盆子似的東西，我就這樣兩腳站在地上，誰能把我搶走？

►女從杜懷中掙開，走向後門似在查看順的動靜。

天女(央求)：這件事我只能求你了，咱們別讓他知道，你讓我出門去看看，即使只有一個時辰也行，好不好？

杜弘之：白天和我待在這院子裡唸書彈琴，妳不快樂嗎？(指門)晚上和他待在一個房裡，妳也不快樂嗎？

天女(微微皺眉)：和大鬍子待在屋裡，他老是死盯著我瞧，只要我一拿起杯子就忙著替我倒茶，咳一聲就忙著替我添衣服，這算得上快樂嗎？

杜弘之(酸酸一笑)：既然師傅待妳這麼好，妳還有什麼不滿意？

天女：假如你肚子餓了，想吃碗麵，我卻替你倒酒？

杜弘之(笑)：酒怎麼填得飽肚子呢？

天女(眼底發亮，看杜)：那就是了。你知道嗎？在這院子裡，有你教我讀書下棋，陪我說話解悶我，我覺得快樂。但是這還不夠，總覺得少了點什麼我不知道的東西，我在這屋子裡找不到，(露出嚮往的神情)也許在外頭我就能找到了。

杜弘之：如果到外頭也找不到，又讓師傅發現的話，那怎麼辦？

天女：我求你，讓我出去看看吧！不試試看怎麼知道行不通呢？

►杜游移不定地看著女，又看看後門。



杜弘之(下定決心)：好吧！只要能讓妳快樂，我就答應妳。但是妳要記住，一個字也不准在師傅面前提起。

天女(興高采烈地拉住杜手)：真的？你答應了？什麼時候可以讓我出去？

杜弘之(暗示女低聲)：別急！慢慢來，找個師傅不在的機會，我帶妳到外頭去逛逛。

天女(沈醉在想像中)：告訴我，外頭什麼地方最好玩？

杜弘之：玩的地方可多了，咱們可以上曲江去划船、聽那些歌伎唱小曲，在船上，妳替我斟一杯溫酒，替我挾一塊醃鵝肉……

天女(笑著搶話)：那不成，都替你挾菜溫酒了，我吃什麼？你得替我盛一碗蓮子湯。

杜弘之：好！就盛碗蓮子湯給妳。(閉目假想)船家把槳輕輕搖著，夜了，江上映著和天上一樣又白又圓的月亮，那時候妳也累了，把妳的頭輕輕地靠在我的胸口上……

天女(抗議)：我不會累的，好玩的事兒正多著呢，再往下說。

杜弘之：好好，咱們不累，船往下游飄啊漂的，到了最熱鬧的市集裡，有好多亮晃晃的燈，把街上照得跟白天一樣，跑得飛快的馬車、踢球走鋼索的伶人、穿著花花綠綠的姑娘和小孩，我們上了岸，逛逛那些賣胭脂花粉的鋪子，還有賣繡香包、芝麻餅的，走著走著，妳餓了，我掏出兩文錢，說：掌櫃的，給這個姑娘來串紅冬冬的糖葫蘆……

天女(假裝咬了一口)：嗯！好甜！你也嚐嚐？

杜弘之(假裝就女手上咬了一口)：好吃！

天女(假意驚呼，縮手)：哎呀！你咬到我的手了！好痛啊！

杜弘之(連忙拉住女手查看)：咬到妳了嗎？疼不疼？

▶女一怔，茫然地看杜。兩人對望了許久，杜忽然瞥見順從屋裡走出來，慌忙鬆了女手，跑到桌邊拾起書本。

▶女猶如陷在夢中，面露困惑之色。

▶清順手上抱著一隻小貓。

清順(和言悅色)：怎麼？你們今天讀了什麼書？(關心地審視女)發什麼呆呢？八成是功課太難了，是不是？

▶女似想開口，杜連忙在順背後向女揮手示意，女會意保持沈默，微微向順一笑。

天女(淡漠)：功課倒不難，只是有些累了。(似乎有意避開順)

▶順向女揚起手上的貓。

清順(討好)：妳瞧！我給妳帶了什麼東西來了？

▶女好奇的伸手去撫摸貓，卻又恐懼收手。

天女：好怕人的東西！活的！

清順(遞貓給女)：我怕妳悶得慌，所以帶它來給妳解悶，喏，抱著它！

▶女別過臉去躲開。

天女：我不大舒服，我真的累了。

▶順臉色轉為暴怒，隨即又抑制住自己。手上不自覺一使勁，貓銳叫著從順手上掙逃。

▶順湊近女，伸手失觸摸她的前額。

清順(積心地)：糟了，有點燙！我到養榮堂去替妳抓幾味藥……

天女(強笑)：不用了，我進屋去休息一會兒就會好了。你別費心。

▶女從後方門下，順與杜皆目送著她的背影。順跟著走了兩步卻又停下。

清順(質問杜)：看看你幹的好事！不是交待過你別讓她讀太多書，你會把她給累壞了！看看她的眼睛！一點精神光采也沒有！

杜弘之：我能怎麼辦？剛讀完詩經她就吵著要念楚辭，……

清順(驚訝)：你是什麼意思？她自己要讀這些書？

杜弘之(得意)：是啊！這麼聰明的女孩子還真少見。可惜你沒把她她造成男人，否則的話恐怕你這雕坊裡明年就該出個狀元了！

清順(皺眉)：我要的只是個知書識禮、不被那些三姑六婆教壞的大家閨秀、名門淑女，可不是要你把教成個女學究！女子無才便是德，可是你看她……

▶順屋拳在桌上一搥

清順：全變了個樣！從前她不是這樣的！你不知道女人讀書讀多了就要造反嗎？

杜弘之：咦？當初是誰求我教她讀書認字的？你現在後悔了？

清順：我要你教她識字，只是要她會像那些有教養的女人家會念詩作對子的，誰叫你去教她念這些勞什子？

▶清順抱臂思索。

清順：(擺手)好了好了，從今天起不許她再看書了，你也不准再教她那些子曰詩云的鬼玩意兒，她整天唸這些，唸得我耳朵都快生瘡了。

杜弘之：這倒成了我的罪名了！現在她認得字了，就像你親手把鑰匙交給俘虜一樣，你想你還能關得住她嗎？

清順(恐懼)：怎麼？她想逃？

杜弘之：我沒說她想逃，我只是說，她從書上學到了新東西，她心裡想的當然會跟沒讀過書的女人不一樣了。

▶ 順焦慮地來回踱步，苦苦思考應變對策。

清順(痛苦抱頭)：我要怎麼做才對？我等了三年，好容易等她變成一個會動會說話的美人，可是她卻連看都不多看我一眼。我費了多大的心思把這院子整理得像個貴妃的後花園，可是她從來也沒對我好說過半句溫柔的好話。

杜弘之(自語)：她跟你說的好話，連我聽了也要吃醋。

清順：我把她當尊觀音菩薩地供奉起來，讓她穿綾羅綢緞，吃的是山珍海味，可是到了晚上只要她眉毛一皺，我連碰也不敢碰她一下。

杜弘之(自語)：你和她關在一個房裡，那曉得我在外頭，心就像扔進跟滾油鍋裡煎！

清順：昨天我才聽路上有人說，這陣子好些個女孩子都愛逗些貓啊狗的，今兒我才上街去挑了一隻，可是你看她那樣子，好像貓會咬人似的……(掩面)到底要我怎麼做才好？

▶ 順轉向杜求助

清順：你說，你一定有辦法，怎麼她就有辦法跟你有說有笑的，見了我就跟見了鬼一樣的，一聲也不吭？

▶ 杜憐憫地看順。

杜弘之：試著對她溫柔一點……

清順(咆哮)：我對她夠溫柔了！還要我怎麼辦？

杜弘之：噓！你看看，這是你的老習慣了，說話粗聲粗氣的，別說是鮮

花一樣嬌嫩的姑娘，連我聽了都怕呢！

清順(嗤笑)：要我像你那樣娘兒們似的說話，還算個男人嗎？

杜弘之：那就隨你的便了。反正女孩子就吃這一套。

清順(半信半疑)：真的？好吧，那我待會就這樣跟她說，(勉強輕聲細語)

肚子餓了吧？今天想吃點什麼？

▶杜極力忍笑看著順的模樣。

杜弘之：好，還不錯。可是你的臉……(審視順)太凶了點。試著笑一笑。

像這樣。

▶杜的臉上浮出一抹漂亮的微笑，順極力模仿，卻作出一付怪相。

清順(洩氣)：不行，我做不來，像個傻蛋一樣！

杜弘之(繞著順打量)：依我看嘛！你該把全身上下洗個乾淨，再換件淨的衣服，還有，順便把鬍子給刮了，找個剃頭師傅把你的頭髮理一理，梳整齊了……

清順(充滿期待)：就這樣？把頭臉收拾乾淨就成了嗎？

杜弘之：成不成我倒沒什麼把握，你得先試試看才知道。

清順：好吧！至少也得試試看！

▶(O.S.沙啞蒼勁的叫聲)：「燒水擔子！剃頭刮臉！」

清順(大喜過望)：說曹操，曹操就到。(向杜)去把那剃頭師傅叫進來，順便把房門看緊了，別讓他看見天女。

▶杜意味深長地微笑，答應著從後門下。順喜孜孜地搓著手，焦燥而興奮地等候著。

清順(自語)：等著看吧！天底下有什麼事難得倒佛師清順的？更何況是我親手造成的一個女人？總有一天妳會死心蹋地的愛上我，這一

天遲早會到的。三年都過去了，連老天爺都被我的誠心給感動，就不信妳真是鐵石心腸！

▶ 順充滿信心地等待著。幕落。

## 第四幕

景：背景布幕上有一輪滿月和影綽綽的樓房台榭，幕前有幾株結著彩燈的樹、掛著布招和各種花樣形狀紙燈籠的商店，左邊有一座小小的紅漆拱橋，橋畔有楊柳垂拂。舞台上許多穿紅著綠的男女路人歡天喜地地提著燈籠和各類吃食閒逛，翻跟斗、玩雜耍、扯鈴、吞火、唱小曲的伶人賣力表演較勁，賣各色零食的小販忙著吆喝招呼客人，繁華如夢的場景、珀琮的音樂、喧笑的車馬人聲和沖天炮的聲音交織成一片歡騰的節慶氣氛。

時：夜

人：杜弘之、天女、李俊、玉茗、清順、路人伶人販子若干名

▶ 嘈雜的喧囂聲中幕啟。舞台上正熱鬧地在慶祝上元節，人們臉上皆現出無憂無慮的歡樂神情。杜偕天女從右上。天女穿著樸素的襖褲，似乎儘量地打扮得不引人注目，且好奇地向四周開心地打量著。

天女(興奮地)：這是什麼地方啊？哪來的這麼多人，這麼多的燈？

杜弘之：今天是上元節，城裡的人都聚到芙蓉園來看燈了，熱鬧吧？

天女(感歎)：「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

從前讀到這裡，還以為是詩人胡亂編派的，沒想到世間還真有這樣的仙境！

▶ 一童子扯鈴上

天女(看著小童戲耍，開心拍手)：你看他！真有本事！

杜弘之：那算什麼？瞧我的吧！

▶ 杜一步上前去和正在扯鈴的童子商量幾句，童子把手上的扯鈴交給杜，杜將扯鈴耍得呼呼作響。

天女(拍手)：好呀！真好看！

▶ 杜把扯鈴交給童子。

天女：真厲害，你怎麼也會耍這玩意兒？

杜弘之：沒什麼，小時候貪玩，就學會了這些本事。

▶ 一陣絲竹樂聲響起。

天女(側耳傾聽)：那是什麼聲音？真好聽！

▶ 幾個胡人打扮的樂師彈琵琶吹簫而上。三個穿著薄紗、身披纓絡、垂著綵帶，打扮成飛天仙女的少女隨著音樂翩然舞進。

▶ 衆人觀看舞者曼妙輕盈的舞姿。

▶ 天女先是隨著音樂打著節拍，隨即加入舞者當中，自然而協調地隨三個少女起舞。

▶ 衆人一陣低呼。杜弘之原欲上前阻止，卻也禁不住為天女不同於往常的嬌媚神態給吸引，目不轉睛地追隨著天女的身影。

▶ 曲終舞罷，衆人喝采打賞；伶人們爭相上前討賞，一陣混亂中，杜拉著天女逃出重圍的人群。

天女(喘著氣，眼中發光)：哎！真好玩！

杜弘之：妳什麼時候學會的？跳得比她們都還好看，簡直……簡直就像真的飛天仙女一樣！

天女：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一聽見那曲子，好像這手這身子全不是我自己的一樣，就只是飄飄地跳呀舞的……

杜弘之：妳知道嗎？剛才我看著妳的時候，真怕妳隨時都要飛到天上  
去，我就再也見不著妳了。

天女(笑)：你真傻！我自己要能飛，用不著等到今天，我早就從大鬍子的雕坊裡飛走了。

▶一赤膊男子手持火把現身，表演吞火，圍觀著驚呼喝采，天女忽然瞥見，面露懼色，靠向杜。

天女(害怕)：哎！那個人怎麼把火往肚裡吞？好怕人！

杜(安慰)：別怕，那火傷不了他的！

▶天女瑟瑟顫抖。

天女(害怕)：真不會燒著他？我們別往那兒去了，我怕火！

杜弘之：怕什麼？有我在呢！

▶天女望著杜。

天女：我就是怕。咱們今天溜出門來，要是大鬍子知道了，一定又要罵你了吧？

杜弘之：妳放心。師傅今天奉旨到重貞寺去替釋加如來和五百羅漢開光去了，不會這麼早回來的。妳不是要我帶妳出來看看嗎？今天正是個大好機會，妳就別再擔心師傅的事了。

天女(微帶憂慮)：我真怕他！他對我說好話，替我買了那麼多衣服和小玩意兒，他說為了我，他把鬍子刮了，頭髮也理乾淨了，換上新



衣服，所以我應該喜歡他。可是我真不懂到底為什麼我非得喜歡他不可，他老要我開口多跟他說話，我跟他真是說不上幾句話。前天我問他讀過王粲的「登樓賦」沒有，他一句也沒說，馬上去街上去替我找了盞燈籠回來。你說，他老是弄擰了我的意思，我可該怎麼跟他說話？

杜弘之：師傅想從妳嘴裡聽的，不過就只有一句話。

天女：什麼話？

►杜弘之神秘地望著天女，眼中漾滿溫柔和熱情，卻在遲疑著該如何開口。

杜弘之(鼓起勇氣)：那也是我想對你說的一句話：我……

►李俊忽然從人群中現身，看見杜，高興地走過來招呼。

李俊(猛然拍杜肩)：哎呀！老弟！原來是你？剛才我還在那裡訥悶呢，怎麼好些日子沒在平康里見到你了，該不會又讓你那個瘋師傅給掃地出門了吧？(回頭看見女，眼睛一亮)喲！好俏的姑娘，咱們頭一次見面吧？剛才我才在想，哪裡蹦出來的這麼俊的姑娘，舞跳得比那些胡人還好看……

►李俊伸手欲輕薄女，杜急忙阻擋。

杜弘(情急)：別這樣！李兄！這是我妹子！

李俊：哎喲！你妹子？我還以為是那個樓子新來的姑娘……(轉念一想)不對吧！老弟，我記得你不是說過，你們全家人都在荊州讓亂賊給殺光了？什麼時候又跑出個妹子來了？(懷疑)我看，你這老弟還真有本事，從哪兒弄來這麼上畫兒的姑娘？也教教你大哥我吧！兄弟一場，就該有福同享，你說是吧？

杜弘之(強笑)：真是我妹子，先前還以為她不在了，沒想到前些日子到了長安城裡來，我們兄妹好容易才相認了。

天女(悄聲問杜)：這是什麼人？瞧他皮笑肉不笑的怪樣子！

杜弘之(向天女)：是個朋友。(向李俊)我這妹子剛從鄉下地方來，沒見過什麼世面，帶她出來看看熱鬧。

李俊：那正好。(向天女一笑)好妹子，哥哥我是長安城的土霸王，哪兒都有我的熟朋友，我帶妳四處瞧瞧逛逛……

杜弘之(急欲擺脫李俊)：心領了，我們還得早些趕回家，回去晚了怕要挨師傅罵了。

李俊：也好。改天我上門專程去拜訪杜家妹子好罷？

▶杜弘之帶著女急忙避開，從人群中穿梭而過，走到拱橋邊。

天女(不解)：為什麼說我是你妹子？

杜弘之(以袖擦汗)：不這麼說，我難道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訴他？這下可糟了，讓這個李俊看見你可不得了了……

天女(垂頭)：可是不知道怎麼回事，你說我是你妹子的時候，我的胸口忽然覺得好悶，一口氣都快透不過來了似的。

杜弘之(關心地)：妳不舒服？

天女(搖頭)：也不是……(驀然想起)剛才他說什麼平康里、樓子裡的姑娘，那是什麼地方？

杜弘之(啞口)：那是……(敷衍)他嘴裡說不出什麼正經話，別去聽他的。

▶天女游目四望，只見路上許多出雙入對的男女，狀甚親密。

天女(若有所思)：那些姑娘……樓子裡的姑娘，你也有認得的？

杜弘之(答不出話來)：我……

天女(認真地看著杜)：你喜歡那些樓子裡的姑娘嗎？

杜弘之(逃避女的眼睛)：那算不得什麼……玩玩罷了。

天女(沈默半晌)：前些日子你跟我說，要是喜歡一個人，就算是大雪天裡也像烤著火爐一樣暖和，靠近他的時候心裡就跳得比兩點兒還急，那時候我不懂，可是看著這些人，跟自己喜歡的人走在一塊兒時候，臉上那麼開心的笑著，我想，我有點兒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跟那些樓子裡的姑娘在一塊的時候，也和這些人一樣那麼快活嗎？

杜弘之：不！跟什麼人在一起，都比不上跟妳在一塊的時候還快活。只是在師傅跟前，我只能夠安安靜靜地看著妳，碰也不碰不得妳，心裡有話也不敢大膽說出來。(握女手)今天我們不在師傅眼前了，再也沒有誰管得住我的心和我的嘴了，我就大著膽子說出來……

天女(急掩杜嘴)：別說！我怕你說出來要後悔！

►杜把女的手握在自己手中。

杜弘之(溫柔地)：我不會後悔的，我要說：除了妳，我再也不會喜歡別的姑娘了。誰能比得上妳？妳天仙一樣的美貌、又聰明又溫柔……

天女：可是你別忘了，大鬍子說過我是他的！

杜弘之：我沒有忘記。可是每天到了夜裡，我一想到妳在他房裡，妳是屬於他的，我心裡就好像用刀子一吋吋鋸著割著一樣的痛。我沒有一天沒想過，有機會我要帶著妳跑得遠遠的，到一個什麼人也不認識我們的地方，沒有像暴君一樣的師傅、也不用讓妳整天待

在那個監獄似的地方，就只有我們兩個人，誰也找不到我們。我們讀書、彈琴、下棋，愛上哪玩就上哪去，沒有人綁得住我們！

▶天女一驚，撫著自己的胸口。

杜弘之(急切而擔憂)：怎麼了？妳怎麼了？

天女：沒事，只是……(綻顏而笑)這裡……真的在跳了，跳得比雨點還急，比鼓聲還響！

▶後方布幕上驕然施放起無數五彩燦爛的煙火。衆人皆停下腳步來觀看，且發出陣陣讚歎的驚呼。

天女：從前我不明白的事，今晚我全懂了。原來喜歡一個人就是這樣，這樣快樂的一件事，怎麼我到今天才明白呢？

▶杜凝視著女，情不自禁地擁她入懷，兩人依偎著同看煙火。

玉茗(O.S.大喝)：讓路讓路！

▶玉茗從左上，在前清道。尾隨其的是裝飾華麗的三輛轎子和許多衣著光鮮、舉止謹慎的僕婢。衆路人皆紛紛走避且在路邊指指點點觀看。

路人甲：那不是禮部侍郎盧大人家裡的女眷嗎？

路人乙：該改叫人家盧尙書啦！你沒聽說這陣子他可是皇上跟前的大紅人嗎？等著瞧吧，要不了多久，等這盧家小姐嫁到韋相國家裡去，一家子親，還不讓他破格連升二品嗎？

路人甲：哎喲！這可是富貴逼人來哪，難怪連他們家裡的奴才個個都神氣成這樣！

路人丙(冷笑)：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盧家的小姐還是退過親的，才許了韋相國的兒子。

路人甲(感興趣)：怎麼？是對方退的婚？

路人丙：這倒不是。聽說先前許了荊州刺史家裡，誰想到刺史一家人全教黃巢和城裡的反將給殺光了。

路人乙(同情)：哎喲！那可真慘！

路人甲(點頭)：這就叫「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要是早點嫁到荊州去，那真是……

▶杜在旁聽見路人的談話，不由得慢慢變了臉色，往轎子的方向注目著。玉茗正與衆僕前後張羅安排轎班，讓轎裡的人看清楚煙火，轉身看見杜，不由趨前兩步。

(茗不能置信)：少爺？真的是你？

▶杜留女在原處，走近茗。杜看見茗衣裳著光鮮，不由得為自己破舊粗糙的衣著感到羞慚。

杜弘之(竭力作出微笑)：玉茗！這麼久不見，你好像發福了不少。看來你在盧府裡過得不錯吧？

玉茗：託少爺的福，盧希上下對小的都很照顧。倒是少爺你(同情地打量著杜)瘦了不少，氣色也不大好。少爺你夜裡可別熬夜讀書，弄壞了身子，老爺夫人在地下也會不安心的。

杜弘之(強忍住淚)：我知道。

玉茗：我聽說這個佛師清順脾氣大得很，就怕少爺在他那裡吃了不少苦頭。從小我跟著少爺一塊兒長大，老爺夫人都把少爺當寶一樣嬌養，(拭淚)誰想我們杜家竟然逃不過這個劫數，現在看少爺這付模樣，小的真恨不得能替少爺多擔待些。

杜弘之(強顏歡笑)：快別這麼說。師傅待我好得很，日子過得挺舒服，

不過是飯菜比不上從前咱們家。

玉茗：既然這樣，小的就放心了。今年春闈少爺還打算去應考罷？咱們杜家現在的希望就只在少爺一人身上了。

杜弘之(灰心)：到了這個地步還談這些做什麼？從前那些賦詩作論的本事早扔到腦後去了。

玉茗：少爺，你忘了當初咱們分手的時候跟小的說過些什麼？你說過總有一天要讓盧大人後悔退了你这門親事，難道你全忘了？

杜弘之(搖頭)：我沒忘。

玉茗(湊近杜，低聲)：那麼就斗膽請少爺聽小的說一句：今天盧家算是高攀上了韋相國這門親，可是話又說回來，天涯何處無芳草？憑少爺堂堂相貌，才高八斗，日後少爺要是中了進士，晉見皇上時又讓皇上招去做駙馬，不比韋相國強十倍？少爺你聽玉茗的準沒錯，人呢，只要活著，還有一口氣在，沒什麼事辦不到。從前我爹老這麼告訴我。

▶ 王氏從轎裡掀簾探出頭來。

王氏(皺眉)：玉茗呢？今年的煙火沒有往年好看，咱們還是早點回府裡去吧！

▶ 玉茗答應著跑上前來。

王氏(申斥)：叫你當差，你倒跑去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閒磕牙，全沒半點規矩！

▶ 王氏冷冷睞了杜一眼，卻沒有認出他來。

王氏(放下簾子)：走吧！

▶ 玉茗依舊在前開道，不再看杜一眼。轎隊從右下。杜久久地目送

著隊伍遠去。

杜弘之(喃喃自語)：「娶妻當娶陰麗華，為官當為執金吾」。我從前的志向到哪兒去了？

▶天女走到杜身邊，自然地挽住杜的手。

天女：那些是什麼人呢？好神氣的模樣，那些轎子、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怎麼都那麼好看？

▶杜久久不語。半晌方回過神來看女。

杜弘之(佯若無事)：沒什麼，不過是以前認識的人罷了。時候不早了，我們還是早點回去吧！

▶天女似未察覺杜神色有異，洋溢著幸福的笑容隨著杜弘之從左下。街上的人群依舊歡鬧作戲。清順快步從右上，腋下夾著一個包袱，打扮和往日不同，臉上鬍鬚刮淨了，頭髮也整齊梳攏，身上是一套簇新的灰布衫，格外示得精神颯爽。李俊從圍觀胡旋舞表演的人群中回頭看見他，笑嘻嘻地迎上前來。

李俊：哎喲喲！這可不是清順師傅嗎？怎麼好些日子不見，變得這麼瀟灑了？

▶清順置若未聞，依舊趕路。

李俊：啊喲！大節下的，師傅急什麼？(忖度，諂媚一笑)也難怪！可別讓我李俊耽擱了師傅，家裡見放著觀音一樣的大美人，師傅不急得火燒屁股一樣的趕回去才怪！

▶清順聞言驚愕，一把拉住李俊的衣領，俊幾乎腳不著地。

清順(凶惡)：你胡說些什麼？

李俊(掙扎)：噯！別這樣，有話讓我把腳在地上站穩了再說。

▶ 清順放下李俊。

清順：你說！

李俊：這可不是我李俊造的謠，剛剛我明明看見了，你那寶貝徒弟帶著個大美人來這裡看熱鬧，兩個人有說有笑的，像對小夫妻似的。我問他哪來的姑娘，他說是從荊州來找他的妹子……

清順(嗔目切齒)：好小子！老子非宰了他不可！

▶ 清順欲走，卻又折返捉住李俊的手臂。

清順(警告)：今天你看到的事，一個字也不許對別人提，否則當心我割了你這條爛舌頭！

▶ 李俊噤聲掩口，點頭答應。清順急步從右下。李俊目送順背影。伴奏著胡旋舞的鼓聲越來越急。幕落。

## 第五幕

景：清順雕坊。

時：夜，接前場。

人：杜弘之、天女、清順

▶ 幕啟。燈光幽微，桌子在後方升著一座火爐取暖。

▶ 杜弘之和天女從右上，進入雕坊。

女(瑟縮抱臂)：好冷！

▶ 杜弘之逕自走到火爐前添柴火。女站在爐前取暖。

▶ 杜弘之似乎心事重重，女卻猶自快樂地回味燈會的景象。



天女(沈醉)：外頭的世界可真大啊！恐怕我花一輩子的時間都看不完這些有趣的玩意兒。(挽杜臂)你答應我，以後咱們天天都像今天晚上這麼快活才行！(發現杜面色凝重)怎麼了？你不開心？

杜弘之(強笑)：不，我跟妳一樣開心。

天女：真的？那就好！那我們什麼時候離開？

杜弘之(不解)：離開？上哪兒去？

天女(笑)：瞧你！才一轉眼你就忘了？你不是才跟我說過，總有一天要帶我離開這裡，讓師傅再也找不到我們，就我們兩個，找個地方安安靜靜過快快樂樂的日子？

▶杜弘之看著天女，一時說不出話來，只有輕輕地伸手去撫摸著天女的臉頰。

杜弘之(不太確定)：會有那麼一天的……妳放心。這事急不得，我們得慢慢的等機會……

天女(充滿期待)：那機會什麼時候才會到呢？我真等不及了，我真想馬上離開這個到處都是木屑的地方！

杜弘之：我們要有點耐心，妳知道……師傅那麼頑固的人，要說服他可不是短時間就能辦到的……

天女(充滿信心)：讓我來說服他，他會聽我的。

杜弘之(無奈)：妳想怎麼說服他呢？

天女：我要告訴他，誰也不能阻止彼此喜歡的兩個人。從前我沒有想過，那是因為我沒有一顆心來告訴我這些事，現在，(撫胸口)我有心了，這心裡就只住著一個人，只有弘之你一個人，所以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和他一起過日子了。

杜弘之：行不通的，他不會答應的。

天女：他會肯的。他說過只要我開口，他什麼事都辦得到。有一回你替他上街打酒的時候，他嫌你動作太慢，就對你又踢又罵的嗎？

杜弘之：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師傅最近待我好多了。

天女(笑)：那你可得好好謝我。

杜弘之(恍悟)：怪不得！我說他這些日子怎麼換了個人似的，對我這麼客氣。

天女：所以我不是說了嗎，我可以說得動他，讓我們一塊兒離開這裡的。你就別再擔心了。

▶天女伸手撫杜弘之的嘴。

天女(深情而溫柔)：我討厭看你板著一張臉，挺嚇人的。笑一笑，嗯？

▶杜凝視著天女，微微一笑。

天女：你知道嗎？你笑起來真好看。

▶杜擁天女入懷，緊緊摟住。

杜弘之：能得到這樣一位紅粉知己，我杜弘之何其有幸！可是，現在還不是時候，要是我們就這樣走了，往後的日子我們靠什麼過活呢？沒有錢買米下鍋，又沒有親戚可以投靠，……

天女：不要緊，我們可以像司馬相如和卓文君一樣，開個小酒舖，咱們自己來釀酒作買賣。

杜弘之：不行，我不能讓妳過著拋頭露面的苦日子。(認真地看著天女)妳懂嗎？我們不能貿然憑著一股衝動闖出去，外頭的世界不是像妳想的那麼好，不值得冒生命的危險去探險。

天女(不解)：我不懂。你到底想說什麼？

杜弘之：聽我說，我們得先忍耐一陣子，也許要幾年的工夫，咱們就像過去那樣相安無事的過日子，千萬不能讓師傅瞧出什麼不對勁的地方，我們的事一個字也別跟他提起。

▶ 杜弘之讓天女坐在椅上。天女不明所以地望著他。

杜弘之：這陣子我得好好念書準備考試，我到底不能對不起杜家的先祖，還是得盡我讀書人的本份，憑自己的真本事為朝廷效力，好重振我杜家的家業……

▶ 天女倏然起身

天女(瞪著杜)：你到底在說些什麼？為什麼我一個字也聽不懂？

▶ 杜弘之趨前拉住天女。

杜弘之：我知道妳不懂這些事，可是我還是要妳知道，我不想讓這雙手被冰雪給凍出瘡來，也不想讓這張漂亮的臉讓大暑天裡的太陽給曬黑了。我只想看見妳讓一群丫鬟侍候著，打扮得像個貴妃一樣……

天女(笑)：我不想當貴妃。(依偎著杜)只要跟你在一塊，到哪裡去都行，只要有妳……

▶ 清順驀然從右上，手上握著一把閃著寒光的短刃，頭髮散亂，眼露凶光，神色瘋狂而憤怒。

▶ 清順推門進屋，看見天女依偎在杜胸前，登時氣得渾身發抖。

清順(厲叫)：好一對狗男女！你們以為我的背後沒長眼睛，不知道你們幹的好事嗎？

▶ 杜弘之急忙推開天女。

杜弘之(結巴分辯)：師傅……你誤會了……

清順：誤會？你當我是瞎子嗎？

杜弘之：我跟她只是……

▶ 天女無畏地走向清順

天女：把實話告訴他吧，弘之！

▶ 清順不敢置信地瞪著天女

清順：妳叫他什麼？叫他告訴我什麼？

天女：你看見了，我喜歡弘之，弘之也喜歡我，我們不想再被你關在這間屋子裡，你就讓我們走吧！

杜弘之(慌張)：不！別聽她的，師傅！

▶ 天女溫柔地轉向杜弘之。

天女(撫慰)：別怕！讓我來說。(向清順)你要我喜歡你，太遲了，從前有過那樣的機會，但是你不知道，你錯過了。

▶ 清順臉上一怔，似乎有些迷惑。

▶ 天女挽住杜弘之

天女：我知道你是個好人，你會成全我們的，是不是？

清順(扭曲著臉笑)：成全你們？哈！你以為我是佛祖或菩薩嗎？一個是我的徒弟，一個是我親手創造的女人，你們竟敢聯合起來背叛我！

▶ 杜弘之掙開天女的手，趨前走向清順。

杜弘之(辯解)：師傅，事情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我們只是……

▶ 清順向杜弘之揮舞著刀子欲殺，杜弘之驚叫一聲逃開，天女一個箭步上前護住杜。清順錯愕地住手。

清順：妳竟然護著這小子！(慘然一笑)想不到我費了三年的工夫把妳帶到這個世界上，眼看著我的誠心感動了老天，讓妳變成真的。

天女：你錯了，讓我活過來的人不是你。

清順：不是我，難道是他？(指杜弘之)這小子，沒有膽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書呆子，他有這個能耐造出妳來？

天女：你依照了你的理想造出了我的容貌和身體，可是並沒有給我真正的生命，你想要的只是一個可以任你操控的木偶罷了！

清順(咆哮)：我操控妳？妳知道什麼？我把妳當成菩薩一樣供奉著，夜裡眼睜睜地看著妳睡熟了，卻連碰也不敢碰妳一下！

▶ 清順抓著自己的頭髮，像一頭困在籠裡的野獸來回疾走

清順：我為什麼這樣折磨自己？為的還不是希望有一天妳讓我感動了，心甘情願地成為我的妻子！他算什麼？沒種、懦夫！光憑著一張小白臉和油嘴滑舌就把妳給拐跑了！

天女：不管你怎麼說，都不能改變我的心意。

清順(冷笑)：我早該知道女人都只喜歡這些不中用的小白臉，沒想到妳也只是那種庸俗無知的女人！

杜弘之(微弱)：師傅……

清順(嘲笑)：妳瞧瞧這是什麼樣的男人罷！他只會躲在妳背後，像個龜孫子一樣的求我饒命，光憑著他那張臉蛋就把妳迷住了？妳醒醒吧！看仔細點……

天女(打斷)：你知道我想要什麼？

清順：妳要什麼？我給妳！我現在都給妳！

天女：我要什麼？我只想像平常人一樣過安穩日子，隨時可以出門走走……

清順(慨然允諾)：我答應妳，絕對不再把妳關在這屋子裡，妳只要高興，

隨時都可以從這個大門走出去。只要妳陪著我，答應永遠不離開我！

天女(搖頭)：一旦走出了這個門，我就永遠不會再回來了。你還是不懂，我只想和自己喜歡的人過安穩日子，可惜那個人不是你。

▶轉身凝視著杜弘之。

天女：不管你說他懦夫也好，英雄也罷，他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一樣的可愛。

▶清順猛然向後跌了兩步，沈默半晌，歇斯底里的狂笑起來。

清順(笑出眼淚)：好！好！我全明白了！你們以為我會這麼簡單的放你們走嗎？

▶杜弘之撲上前抱住清順。

杜弘之(求告)：師傅！我求你手下留情！

清順(冷笑)：用你那張巧嘴到地獄裡去誘惑女孩子吧！你早該聽清楚我的警告了！(面色一沈)我已經讓你有了一次死裡逃生的機會，誰知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順手起刀落，杜閃避不及，肩上被砍了一刀血湧出來染紅了杜的衣服。杜一聲哀嚎，跌坐地上。

▶天女驚叫一聲，跑過去蹲下身護住杜。

▶順還要再砍，卻又唯恐傷了天女。

杜弘之(驚惶痛叫)：血呀！我流血了！我快死了！

▶天女連忙從袖裡掏出巾子為杜止血。

天女(安慰)：別怕。血馬上就止住了。

▶天女起身走向順。

天女：沒想到你真的下得了手。

清順(怒吼)：讓開！妳只看到他身上這點輕傷，妳知不知道我心裡被妳傷得更重？

▶杜從地上爬行，抱住順的腿。

杜弘之(哽咽)：是弟子對不起師傅在先，弟子知罪。可是師傅，我知道你生平的大願就是和你心愛的女人共度餘生，弟子也希望能幫師傅完成這個夙願。

▶天女神色錯愕地看著杜弘之。

杜弘之(繼續)：弟子只是為了說服天女回心轉意，才好言好語的勸慰她，弟子從來不敢有非份之想。

天女(大驚)：弘之，你……

杜弘之(對清順)：感情之事，豈能勉強？人非木石，見到傾國傾城之色也不免凡心大動，倘若師傅能饒恕弟子的無心之過，弟子甘心飄泊四海，隱姓埋名，從你們面前永遠消失，再不來攪擾你們平穩的日子，弟子也發誓終身守口如瓶，決不會把師傅的秘密說給第三個人知道。

天女(大叫)：不是這樣的！弘之，你說過要帶我走的！

▶杜弘之轉向天女，神色理智而近乎冷酷。

杜弘之(不帶感情)：我說過我不可能帶妳走！師傅對我恩重如山，他需要妳，而我需要活下去的機會！這樣的結局對我們三個人而言是最好的。

▶天女拽住杜弘之的衣袖，急切地搜尋他的眼睛，杜弘之卻有意迴避。

天女(哀懇)：你說的不是真心話，是不是？你告訴我！

清順(諷刺地微笑)：沒想到讀書人還有戲子的本事！只可惜這齣戲碼不夠漂亮！你以為我會笨得相信你這些話嗎？我已經饒過你一次了，我只後悔我沒早點殺了你！

杜弘之(朗聲)：是的，上次師傅沒殺了我，給了我活下來的機會，所以這次我無論如何要好好把握，還望師傅成全。

天女(不死心)：你是怎麼了，弘之？你不是答應過我，無論到哪裡去，我們都要在一塊兒的？

►清順看看天女，再看看杜弘之，臉上又再次浮現出猙獰的笑容。

清順(向天女)：妳聽清楚了，這是他自己說的，他不要妳了。

天女(不死心，拉著杜)：弘之，我不怕死！就算他要殺了你，我要不會讓你孤單單一個人上路的。

►杜遲疑了一下，掙脫天女的手。天女不敢相信地瞪著杜。

清順：想死？沒那麼容易！我要讓你們活著，慢慢地折磨你們，好讓你們陪我一塊痛苦的活著，嚐嚐什麼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

杜弘之(堅定)：既然師傅不願意我死，又何必把大家拴在一塊痛苦？師傅若是讓我活著，日後弘之若有功成名就的一天，必然不會忘了師傅的大恩大德。

►天女恍然望著杜。

天女(迷惑)：功成名就？你想的只是這個？那我呢？

杜弘之(向天女)：男兒志在四方，豈能為兒女私情所牽絆？更何況……

(忽然住口不語)

天女(催促)：更何況什麼？你說呀！



杜弘之(躲避天女的目光)：更何況上一回，只因為我不小心發現了師傅的秘密，差點惹來殺身之禍，全是為了妳的緣故……

天女(淒然一笑)：所以這一次你不想再為我白白送死？

▶杜弘之垂首不語。

天女(仰天長歎，輕聲自語)：我原只是飄蕩在太虛之間的一縷魂魄，只為了一念之仁，附身到這個軀體裡，讓這個軀殼有了生命，(吁氣)原來只是為了嚐嚐幻滅和無常的滋味。

▶天女走到火爐前無意識地盯著愈燒愈旺的火苗。

天女(轉身向杜弘之微笑)：你騙我，元微之的「鶯鶯傳」裡，張生到底還是為了功名拋棄了鶯鶯是不是？

▶杜弘之慢慢走近天女。

杜弘之(試圖說服天女)：妳聽我說，妳跟著他，至少不愁吃穿，跟著我，或許明天就要餓死街頭……

清順(咆哮)：忘恩負義的東西！你忘了這些年來是誰讓你有吃有穿有住的？我有本事讓你們享福，也就能夠親手毀了你們！

天女：我現在總算明白，什麼是比刀割的還要痛。(環抱著自己)可是，為什麼我站在這火爐前面，卻覺得比在雪地裡還要冷？

▶天女從火堆裡抽出一根熊熊燃燒的火把，在火光裡黯然微笑。

天女：沒有人能決定我的去留，我的命運。我在人間游走了這一遭，原也只是為了找個歇腳的地方，(摸著自己臉上的淚水，詫異)既然心已經死滅了，為什麼我還有眼淚呢？

▶杜弘之試圖拿開天女手上的火把。

杜弘之(哄慰)：妳不是怕火嗎？別作傻事！

▶ 順趨前欲拉女的衣袖。

天女(神情木然，低語)：心死了，我還怕什麼呢？

清順(焦急)：別動！我一輩子的心血和夢想……

▶ 天女最後望了兩個男人一眼，毅然引火自焚。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杜弘之連連退避，清順急忙脫下身上的衣服欲撲滅火勢，卻徒勞無功。

▶ 風聲空洞呼嘯，一陣輕煙隨風揚起。風聲迅速沈寂。

▶ 清順喘著氣，杜弘之呆若木雞，兩人皆為突如其來的變化給嚇住了，說不出一句話來，只能無言對望，如大夢初醒。

▶ (O.S.) 廝殺吶喊、戰鼓車馬的聲音由遠而近的傳來。

▶ 燈光漸暗，布幕降下，幕上打出幾行字：同年十二月，黃巢入京，燒殺擄掠，盡殺官吏宗室，長安殘破，湮為荒城。幕落，全劇終。